#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錄監生臣黃熙純

#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二

宋 陳均 撰

## 哲宗皇帝 起丙寅元祐元年止戊辰元祐三年

丙寅元祐元年春正月授阿里庫節度

時棣戩已死養子阿里庫代立授河西節度

閏月蔡確罷

確與章惇黄履邢恕相交結確惇倡之於内履與僚屬和之於外恕往來傳送自以為有定策之功右正

言王覿者首論人主所與共理天下者執政大臣而治亂安危之所係也令執政大臣姦邪害政者相半一二元老安得盡行其志因極言惇確及韓縝張璪朋邪害正劉摯朱光庭蘇轍等累數十疏論劾命知陳州

以司馬光為左僕射

光之初相也王安石已病其弟安禮以邸吏狀示安石安石曰司馬十二作相矣悵然久之安石以行新

法作相光以不行新法解樞密副退居西洛負天下重望十五年上即位太皇太后聽政遂起光而用之然當是時進説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聊舉數事以塞人言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光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

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利害之實或謂光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俱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議聞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安石嘗歎曰始終謂新法不便者司馬君實爾嗚呼若曰參用元豐舊臣共變其法實光之所不取也自國朝治亂論之曰元祐黨者豈非天哉後世聞光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立三省同取旨法

元豐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左丞呂公著以為言乃詔事下三省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為令

立戶部總財用法

司馬光言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隷尚書右曹不隷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欲乞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分職

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隷提舉常平司者每月具文帳申户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户部舊三司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收歸户部詔尚書省立法　三月以李常為户書或疑常文士少吏幹以問司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掊克之風庶幾少息

罷提舉常平官

用司馬光之請也其累年積蓄錢穀委提刑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時天下常平免後坊場積剩錢凡五千餘萬貫穀帛二千八百餘萬石疋云

復差役法

詳定役法所以差役為便惟衙前一役欲用坊場河渡錢依舊法募人不足方許按簿定差詔從之

初時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司馬光始得疾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免

役五害云上户充役有所陪備年滿後却得休息今
年年出錢而出數多於陪備一也舊時下户不充役
今一例出充役錢二也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募浮
浪之人恣為姦欺三也農民所有惟穀帛與力令使
出錢而錢非民間所鑄四也提舉司惟務多斂役錢
積寬剩以為功五也為今計莫若罷天下免役錢其
役人並依舊法定差惟衙前役重難向有因是破家
者朝廷為此始作助役法若衙前力難獨任即依舊

法令官户寺觀出助役錢遇衙前重難差遣即行支給詔付三省蔡確曰此大事也當與樞密同之樞密章惇上疏駁光奏復差役以為甚踈畧于是吕公著言惇上疏出於不平專欲求勝臣竊考朝廷有大議論多選近臣定奪乃擬上數人詔以韓維吕大防張永范純仁置局詳定不復令樞密院與議矣

光議凡役人皆不許僱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為弓手執賤役既不許募代

人甚苦之呂公著聞其獘即令一聽僱募民情甚悅蘇軾亦言免役差役各有利害免役掊斂民財而不免錢荒之患差役民常在官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户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僱募衙前民不知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三獘多收寬利役錢以供他用實封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

謀非先帝本意也光不悦軾曰日者韓魏公刺陜西義勇公為諫官言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嘗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

蘇轍言罷差役已二十年况役法干涉衆事根芽盤錯若不究首尾遽使行之恐别生諸獘令州縣役錢約支數年君且依舊雇役仍督有司審議趂令冬成法來年役使進退亦皆便也

光又召問司農卿馬默復差衙前法如何默曰常平

自漢良法不可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為一州一縣法而常平提舉省歸提刑者自默發之初范純仁自慶州召入純仁與光素厚善聞光議復行差役法純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盍治道惟去太甚者耳乃言于光且欲緩議先行於一州使見其利害可否漸推之一路庶民不騷擾而法可久行光不從純仁嘆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復折柬道之略曰此法若緩行而熟議則不擾急行而疎畧

則擾令公寧欲擾民而且將疎畧之法使繆吏遽行則其擾民又在公意料之外令純仁畫計不改公之法只欲京師推行使不擾一人而公法可行光亦非聽

光既復差役舊法蔡京知開封府即用五日限令開封祥符兩縣如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充役遂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不行爭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實事也故蘇轍首以

為言臺諫亦累疏請罷京遂出京知真定州

王安石在金陵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役法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

差役行於治平之前法久而弊編户不習官吏虐使之多以破産神宗知其然故為免役便民以户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

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

章惇罷

惇與司馬光爭論役法惇謂光曰後日安得奉陪喫劍于是中丞劉摯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言惇凶險乞行竄黜韓縝素切齒惇等誣定策事至於簾前白之太皇太后與外廷始知其詳太后怒遂罷惇樞密院事知汝州制詞有曰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非大臣之節

三月罷熙河經制財用司

貶王得君

是春諫官蘇轍上疏言京城四門外白骨如麻多是昔日築城開壕死損人夫其間雖已埋瘞者土薄水淺亦皆發露狼籍臭腐不忍見聞諸路久旱未必非寃氣所致乞差一二廉幹內臣與赤縣官吏計會相度如法藏掩或能感召和氣詔開封府選官瘞埋並

支常平錢得君時為軍器監丞上書曰近日言事之

臣以先帝之法一切為非指斥塵黷無所不至雖京城四門未瘞白骨亦云多是昔日築城閉壕死損人夫臣讀此章不勝憤感伏望特降指揮應臣僚上章與議改法但許明建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內出手詔曰予方開廣言路得君乃欲杜塞人言無狀若此可與監當遂命監永城縣倉

安燾仍同知樞密院

先是燾升知院給事中王巖叟以為燾附章惇不當

蹤遷詔令不過門下省書讀凡八疏力爭臺諫官孫覺劉摯交章論奏燾亦力辭特依所乞休舊同知樞密院

以程頤為崇政殿説書

初司馬光薦頤學行命為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尋除校書郎至是上殿遂列經筵頤面辭不許退上三劄其一略曰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

周公傅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宫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遴選賢德之士以備勸講讀畢常留二人值日夜則一人值宿以備訪問皇帝講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内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竊聞間日一開經筵

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則青輔養之功難矣其二曰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賢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無復存焉臣謂輔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祇應宫人内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

質樸奢麗之物不接于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内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俟侯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獻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今不設保傅之官傳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其三曰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務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畏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見經筵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立于禮為悖欲乞特令坐講以養主

上崇儒重道之心竊聞講官在御案傍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別令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意朝廷循習舊體只以經筵為一美事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安得不以為重中丞劉摯言頤以節行自守不介意于仕陛下高其風故以汝州推官西京教授起之頤既赴召陛下又以校書郎待之令又官之以通籍置之于經筵頤之遜避不已陛下之恩命每加臣恐頤

于出處辭受之際義有難安者也況紛紛之論致疑于頤者非特如臣之言也直以為天下處士皆盜虛名無益于用若頤者持迂濶之學要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等輩蓋亦不少伏願陛下依頤所乞成就其節止授以初命之官庶幾成頤之志全頤之節以息羣議而亦不害異日擢用也廉恥不立于天下久矣今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當於義則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隅為事豈不重哉頤卒

留經筵摯所言不用頤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言多諷諫聞上宮中盥而避蟻因講畢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上稱善

頤在講筵常典質供用或疑禄薄問知乃自供職後不曾請俸尋詰戶部戶部索前任歷子頤言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乃令戶部出給頤之意葢以為朝廷得士便當知有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意

置理訴所

許熙寧以來得罪自言

夏四月韓縝罷

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覿等相繼論之也言縝才鄙望輕士大夫初不以輔相期之在先朝奉使割地七百餘里以遺遼國邊人怨之切骨章數十上卒以縝自請命知潁昌府内批縝自以為不才恐妨賢路故乞出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為得進退之體宜于

制詞及此意矜功要名蓋指蔡確也

賑淮南饑

賜上供米十萬石減價糶給饑民

蠲旱傷租

詔旱傷即蠲其租勿檢覆仍勿問限內外曾未投訴

王安石薨

司馬光於病中聞之簡吕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過

人之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

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為朝廷宜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不識晦叔以為何如更不煩答以筆札扆前力主張則全仗晦叔也詔下輟視朝贈太傅與遺表恩澤

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宮天下號曰新義晚歲為字說學者爭傳習之凡試有司者必宗其說先儒傳注盡廢士亦無自得之效

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己安石又著日録七十卷如韓琦富弼文彦博司馬光吕公著范鎮吕誨蘇軾及一時之賢者重為詆毀而安石不恤也黜内侍四人

中丞劉摯論之也摯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别邪正而天地之和氣未應其故何也葢元惡大憝猶有漏網前日之三四宦者是也王中正昨將兵二十萬由河東出界逗遛違詔坐失興靈會師之約精兵勁騎死

亡殆盡李憲于熙河生事濫用縣官財賦漁斂生民膏血興靈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永樂之圍又不赴援宋用臣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擅作威福侵陵官司石得一領皇城司縱遣伺者朝士都民若飛書朝上則暮入狴犴上下惴惴不敢自保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勢鋒熖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英氣足以鎮壓之不然其為禍豈減漢唐之宦者哉殿中侍御史林旦亦言其姧

詔並降官中正得一奉祠用臣監太平州税務
以吕公著為右僕射
先是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堂吏日抱文書歴
諸廳白之故為長者得以專决同列盡難爭也司馬
光嘗懇蔡確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
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遂成故事
越明年公著言近以經筵講畢論語賜燕内出皇帝
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伏惟皇帝陛下仁哲之性

本出於天縱而復內稟慈訓日新典學今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為君之要道輒于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要語共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惟取明白切于治道者庶便省覽或游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

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序宰臣之上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朝因赴都堂議

事

五月贈呂誨官

始劉摯言先帝舉天下任王安石士民指期以望太平呂誨獨以為不然屢有奏議其略曰安石居廟堂之上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誨坐是貶外未幾而沒其後安石造端興利四海困擾一如誨言誨可謂有先知之明矣陛下臨御以來凡臣子在前日輸忠獻策嘗有一言于朝者靡不褒用

而誨不幸既亡不見遇于今日望賜贈卹録其諸孤范純仁亦以為言遂贈誨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差遣

六月授陳烈官

特授宣德郎致仕烈福州侯官人性介特篤于孝友力學不羣平居端嚴從學者數百人嘗與鄉薦黜於禮部自此不踐場屋或勉之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持誠文王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

賢豈無如伊尹者乎仁宗屢詔不起嘉祐中以近臣薦授州學教授方辭避閩福建提刑王陶奏烈以妻林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烈貪詐人也願賜削奪司馬光言臣不識烈不知其人果何如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節故舉烈以厲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于誠實雖有迂濶之行不合于中道猶為守節之士亦當保全之願委官覆實以明至公雖不行然世頗以矯偽譏之上即位喻陟為福建提刑薦

烈行義諂以烈名在仕版自仁祖嘗以學官命之而

棲遲衡門不起宜從其所尚故有是命未幾落致仕

授福州州學教授

禁科舉用字説

置春秋博士

令國子監長貳舉奏

竄呂惠卿

先是惠卿落職分司南京蘇州居住諫官王巖叟等

四人論列不已遂責授建寧軍節副本州安置蘇軾

草制詞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

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呂惠卿以斗筲之才

穿窬之智諂事宰輔滎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善殺

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

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鷄豚苟有蠹國

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

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

予發其積奸謫之輔郡尚期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
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
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期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
怒則反目而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
半天下奸贓狼籍横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
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
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阼之初首發安
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涣汗之文止為欺

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

苗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貶鄧綰

知徐州言者未已或謂呂公著曰令除惡不盡將貽

患他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

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同知范純仁亦

以為言上納之

詔言事務存大體

略曰先帝謂求法度務從寬厚而搢紳之間不能推原本意希旨掊尅妄生邊事連起犴獄此羣言所以未息也救正風俗修振紀綱茲出大公葢不得已况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濶略細故務存大體以示寬恩

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

從司馬光之請也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曰公正聰明可

備監司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曰練習法令能斷情讞應侍從以上歲舉二人從之

夏人來議疆事

初神宗于熙河路增置蘭州鄜延路增置塞門安疆米脂浮屠葭蘆五寨上即位夏國纔遣使賀登極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棄守

之議未決使人至見于延和殿輒妄奏曰神宗自知錯上起立怒久之内侍張茂則曰與押伴理會移時方退于是孫覺首議棄蘭州而司馬光謂此數寨者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可以守禦欲因天子繼統悉加毁撤歸其侵地劉摯謂供億戍守窮竭財力其最大者莫如蘭州不若捐一空城與之至于鄜延河東新置堡塞願明詔大臣早有定計鄜延帥趙卨欲留塞門安遠二寨其餘或存或廢乞密降

付臣遵守呂陶謂實於邊防無分毫之益環慶安撫范純粹謂收復𠫊州略無所利乞令虜以所陷官吏丁夫悉歸朝廷而所削之地並從給賜范純仁之論亦然蘇轍謂增置州寨坐困中國願決計棄之王存謂夏國疆界終難久守王巖叟謂守之無所得棄之不足惜文彥博謂邊臣欺罔生事第恐不能持久却須自棄不若推恩賜予惟上官均孫路以為不如出兵積穀畫地而守前熙河機宜穆衍亦言蘭州棄則

熙河危熙河棄則關中揺動唐自失河湟吐蕃回鶻一有不順則警及國門逮今二十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今一旦委之恐滋後患詔除元係中國及西蕃舊地外候送到陷沒人口委邊臣賜給

先是太皇太后手詔賜呂大防范純仁略曰夏國自神宗升遐後遣使弔慰祭奠繼告國母喪進遺物令又復遣使入謝外示恭順然戎情狡獪未測其心如向者所得邊地雖建五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援棄

之則弱國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卿久任西塞久曉
邊情可條具奏聞大防以為不可棄純仁上對畧曰
臣竊見夏國自朝廷用兵以來近漢之民頗失生業
並塞二百餘里不敢耕種其國上下之人皆欲講和
又自陛下臨御以來聖政鼎新凡有不便於民者悉
議蠲除每詔令一下民間歡呼鼓舞以至印賣傳播
謂之快活條貫此事即時聞于夷狄又邊土臣僚亦
多體朝廷意不縱侵擾以此夏國必謂朝廷待之異

於前時所以遣使入慰探朝廷之意朝廷待其初來之使禮意既厚是以接續肯來至于累次不失恭順今夏人又將到闕願選擇押伴臣僚使與推誠語論因而誇美聖政凡陛下好生惡殺舍己從人之意彼亦有所對答可測見願和之意則可令自作意度說與自用兵以來其有陷蕃官吏軍民見在西界若夏國盡將納與朝廷則朝廷亦將虜到生口賜給夏國所有邊上之事亦可因而陳請又曰若將所得邊地

換得臨蓄生靈不惟無損國威兼且和氣充塞陛下
聖德越超古今為中國無窮之利矣

八月復常法罷青苗錢

初同知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時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皆不報光尋具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者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封入於簾前爭曰不知是何姦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改色却立不敢對青

苗錢遂罷不復散

罷成都茶場

九月司馬光薨

辛卯大饗明堂奉神宗祀

臨司馬光喪

光為政踰年病居其半每欲以身律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賔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病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

益力貽書呂公著曰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令日以屬晦叔矣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太皇太后聞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明堂禮畢皆臨奠贈太師溫國公官親族十人謚文正表其墓曰精忠粹德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必問光起居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勿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之民罷市畫其像印鬻之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

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

具祭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二曰誠曰

一君子謂軾知言又嘗論光語晁無咎曰吾無過人

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

冬十月改衍聖公為奉聖公

鴻臚卿孔宗翰奏言先臣孔子之後世襲封爵元差

灑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熙寧中議者欲役錢寬

剩遂減三十其看林戶只有三人昔慶歷中知兖州

梁適乞以廂庫代廟户并裁減人數執政欲從適請獨范仲淹曰此與尋常利害不同仁義可息則此人可減遂已令乞裁酌施行尋詔令襲封專主祠事添助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差洒掃户看林户如舊人數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仍賜書置教授一員教孔氏子弟

紹聖三年溫益知兖州奏乞罷置教授

十一月詔監司分巡州縣二年編

十二月詔蘇軾傳堯俞等供職

軾為翰林學士撰試館職策題畧曰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患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又稱漢文寛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不聞有督責過甚之失初軾與崇政說書程頤同在經筵軾喜戲謔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靳之左司諫朱光庭及御史賈易皆頤門人積不能平乃力攻軾光

庭言軾不識大體以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為之善志反以媮刻為議論獨稱漢文宣之全美不忠莫大焉乞正其罪詔軾放罪軾自辨甚力詔追放罪指揮中丞傅堯俞御史王巖叟呂陶諫官王覿相繼論列堯俞巖叟右光庭陶右軾惟覿之論頗得其平謂同異之因不足攻也陛下若悉攻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而朋黨之論起且學士命詞失當有罪無罪小事也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范純仁亦

言策題文意是指今日非譏諷祖宗不須彈奏軾抗章乞罷堯俞等並不供職遂有是命

邵伯溫曰哲宗即位宣仁同聽政羣賢畢集於朝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以程頤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為羽翼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而羽翼尤衆諸黨相攻擊不已頤多用古禮軾謂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或加玩侮故光庭易不平皆以謗訕言軾執政兩平之是

時既退元豐大臣於散地皆銜怨入骨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毁惟吕大防秦人贛直無黨范祖禹獨師司馬光不立黨至紹聖間以為元祐黨盡竄之嶺外可哀也哉

起免役錢赴京

詔免役錢五路全留諸路留一半餘召人入便置場和買物貨發赴元豐庫送納

是歲復茶鹽法許通商

江西河北解鹽許通商湖南鹽法福建茶鹽法並復舊先是王巖叟上言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鹽價增貴三倍願復如故又言慶歷六年臣寮擘畫鹽法一歲之間比舊數可增錢五十九萬餘貫利之所得可謂厚矣而神宗不以為意又言慶歷六年鹽稅歲額止一千九萬餘緡令若依元豐八年未推行榷法以前歲收鹽稅為額已自三十三萬緡矣又言財利得之易人心得之難又言江西湖南鹽法為害之深

請罷之
高麗王運卒
子堯立未幾病卒其叔父熙立尋改名顒
丁卯元祐二年春正月冊李乾順爲夏國主
秉常死於去秋乾順繼立故有是命
程文禁用申韓釋氏
詔舉人並許用古今諸儒之說或出已見毋雜以申韓
釋氏考官勿於老莊列子出題先是蘇軾請科舉一切

如舊但所對經義兼註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
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從之
二月河北災遣使賑之
定選人改官員每歲百人
代州地震
三月罷營繕
以雨雪不時止天下營繕三年遣散兵匠
定内侍員

詔內侍省供奉官至黃門以百人為額

分畫西夏地界

宥州送到臨蕃人三百十八口詔鄜延經畧司候到日䝘蘆米脂浮屠安疆四寨並特行給賜其餘不係可還城寨地土各委官畫定界至開立壕堠

夏四月旱

授陳師道官

徐州人侍從合薦授本州教授遷太學博士言者謂

其當官私至宋謁蘇軾改教授潁州未幾罷居彭城家益貧至累日不炊妻子慍見不恤也久之召為秘書省正字適郊祀行禮寒甚妻以其衣無重綿假于友壻趙挺之家問所從來妻以實告師道素惡挺之之為人卻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初遊京師吏部侍郎傅堯俞聞其賢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傅堯俞曰非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我於陳君乎知其

貧甚因懷金欲餽之及睹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出
居都下逾年章惇欲一見之終不可得

復制科

解張舜民等言職

初李乾順既立遣起居郎劉奉世為奉册使舜民以
為夏人政亂權歸梁氏乾順存亡尚未可知未宜遽
加爵命緣大臣有欲優假奉世者大臣謂彦博也太
后以其語侵彦博且惡其有用兵之意罷舜民御史

左遷監登聞鼓院于是中丞傅堯俞右司諫朱光庭御史上官均皆言舜民不當罷乞還舊職右諫議梁燾及御史王巖叟韓川等七人並爭之燾至二十疏不從堯俞等因家居待罪詔宰執召赴都堂宣諭堯俞等不奉命復上疏極言之于是皆相繼罷言職燾出知潞州巖叟知齊州堯俞知陳州

初新法之行舜民上書云裕民所以窮民强内所以弱内闢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不當與小民爭

利可恥也時人壯之

五月阿里庫及夏人寇邊都監吳猛死之

六月罷開樂宴

侍講范祖禹上䟽曰祥禫終即吉奢儉之端皆始於此臣以為珠璣金玉之飾錦綉篡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于舊近聞奉宸庫已取珠子六十斤户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為不多矣願預為之防又言君子之於喪服以為至痛之極不得已而

除之若以開樂故時設宴則以除服而慶賀非不得已而除之意也惟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有詔寢罷

有星如瓜出文昌

復府界河陜路馬步軍

府界六指揮河東五指揮陜西十指揮河北十一指揮各以五百人為額先是樞密范純仁請罷畿内保甲右丞王存言令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

為國家根本長久之計且先帝為之已就緒無故廢之不可純仁與存同執政趨向多合而此議獨異葢不茍相比也

秋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

出張商英

商英為開封府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先帝陵土未乾奈何輕議變更又簡蘇軾曰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一巡其意欲作言事官也或以告呂

公著不悅故出商英為江東提刑

韓維罷

自門下侍郎出知鄧州維面奏范百祿所為不正及非理事十餘條簾中怒甚以為不公具章疏何異讒毀御史呂陶先嘗劾維挾勢徇私百祿至畫五服圖以進以其多用親戚作美官也詔分司南京左丞王存連章論救中書舍人曾肇不草制呂公著亦言維有人望並不從

八月賈易罷

由右司諫出知懷州自洛蜀黨分易言呂陶黨助蘇軾兄弟而文彥博主之語侵彥博及純仁太后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于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相顧而嘆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程頤罷

初頤嘗赴講會上瘡疹不御殿累日頤詣宰相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頤奏請問疾頤又往見諫議大夫孔文仲賀其與賈同官告以易攻陶數日矣令陶司諫之命已閣復下易畏義知恥必不要職欲文仲助易攻陶文仲奏其言且云臣居京師二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臺諫即來訪臣又以非意相干說

諭如此方陛下清明而頤乃鼓騰利口間謀羣臣紛紛擾擾無有定日縱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乃命同管勾西京國子監

文仲疏又言程頤乃五鬼之魁都下指為老鬼頭孫朴為小鬼尾呂公著諸子與事而小子希純尤甚其壻范祖禹外甥楊國寶引黄庭堅畢仲遊輩日夕聚論進退人物一言之出朝暮即應識者比之入關五鬼

頣在講筵嘗上䟽曰臣本山野之人性稟樸直言辭
鄙拙則有之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
有不盡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
納忠言委用耆德不但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
代英主之所不及也但能日謹一日天下之事不足
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
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
於周公周公可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廣高世之

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行勿阻滯于近規勿迷惑于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常伯至于綴衣虎賁以為知恤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謂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

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止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内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攷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全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導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之令主但恨輔導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黙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

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

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足之論也古之生

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道以豫為先人之幼也

知慮未有所主便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

且常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

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

生乎內衆言辯口鑠於外欲為純全不可得也故所

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又以為人主天資至靈自

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矣聖莫聖于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之乎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歴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毁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況幼沖之君開邪拂違

之道可少懈乎又曰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擇臣寮家子弟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端謹頴悟者三人侍上左右所讀之書亦使之讀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宫人内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賢善堂呈所習業講

官常加勸教使知畏憚方年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又曰令講讀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别官近差修國子監太學條例是亦兼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益愛惜人才不欲使之閒爾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人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政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

則哀誠意之感人也告于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
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
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
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説徒以頰舌感人
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又曰竊以為聖
人之學不傳久矣臣等得之于遺經不自度量以身
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
區駕其説以示學者覬得傳於後不虞天幸之至得

備講說於人主之側誠使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聽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髙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偽願投誅殛是疏去年六月也

七年夏頤以服闋除直秘閣西京國子監上表辭畧曰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食以求志不希利達以干時陛下詔起臣于草萊之中而授臣以講說

之職臣竊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以堯舜禹湯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時孰過于此臣於是幡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畢精竭慮方進沃心之論實覬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于先王不思道大則難容跡孤則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高名毀甚史冊之名言如臣之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于上而欲為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覬幸志既乖

于仕道義當致於為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既終於喪制退休當遂於初心豈舍王哉忠戀之誠如結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監察御史董敦逸遂摘頤辭表中語上疏言頤狂賤迂踈妄自尊大肆為狂言至引孔孟伊周自比又自謂得儒者進退之義惑衆慢上無甚于此望寢新命頤亦累奏控免遂命勾管崇福宮頤即承領勅牒但稱疾不拜假滿百日竟以尋醫而歸

詔西邊嚴備

詔夏國政亂主幼失藩臣禮皆强臣齊約將之故其君民非有罪也興師討伐有所未忍諸路帥臣宜嚴兵自備如能洗心効順與之自新

復洮州

西蕃大酋領果莊棟戩别將也桀黠有謀所部兵鋭數為邊患熙寧中誘陷景思立先帝屢欲生致之至是聞朝廷罷兵又知夏人之怨失蘭州也遂合從寇

邊呂公著建議遣軍器監游師雄諭旨諸將便宜出
師時夏人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
駐常家山大城洮州以待師期師雄將先發以制之告
熙河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師雄曰此機
不可失倘不濟願為首戮舜卿乃召將佐議三夕乃
從總管姚兕神諠請分兵兩路急裝輕齎並洮水而
進兕部洮西諠部洮東黎明至洮州城下既築未就
一鼓破之斬千七百級奔溺者數千遂擒果莊及大

首領青伊結等九人捷奏范純仁請誅果莊塞上以謝邊人而議者欲致其子取河南故赦而不誅諫官王覿言果莊之子既不聽命則檻車致之闕下者將遂斬之耶獻之廟社而後赦之耶臣竊以為非計也莫若破檻車處之洮岷秦雍間不惟示聖朝含容亦所以懷其死黨也不從果莊至闕下吕公著賀遣使告裕陵獻俘上御殿詰問聽招其子及部屬以自贖尋命為陪戎校尉

九月太皇太后御崇政殿受册

初有請后御文德殿服冠冕受册曾肇言天聖二年兩制議皇太后受册于崇政殿仁宗時詔於文德殿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臣謂太皇太后倘于此時於崇政殿受册則皇帝之孝愈彰太皇太后之德愈尊矣后欣然後數日執政奏事后諭曰性本好靜昨緣主上幼冲權聽政事葢非得已况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朝豈女主所當御

吕公著等曰陛下思慮精深非臣等所及

夏人寇邊

寇鎮戎軍尋遁去時西邊稍寧而近塞時苦寇掠樞密安燾謂為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取侮令朝廷每戒邊吏非舉國入寇不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然虜數犯邊亦未免病民雖僅保城壘適隨其計願復講攻擾之策如左氏所謂用三師以疲楚之意此計最上也

禁造箔金

冬十月更科舉法

進士分四場以經義詩賦論策通定去留高下新科明法增論語孝經經義分五場

四年夏詔進士不兼詩賦人許依舊法取應于本經外增治一經續禮部奏詩賦進士聽習一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論語及孟子義各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一首第三場論一道第四場子史時務策二道

經義進士並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周易書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其治左氏春秋者不得以公羊穀梁為中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第二場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餘如前並以四場通定高下去留不以人數多寡各取五分即零分及元額解一人者聽取文理優長之人

罷武臣換文法

命講讀官進故事

遇不講日輪具漢唐故事有益政體者二條進入蘇

頌等尋編類賜名邇英要覽

十二月賑饑窮

以大寒出禁錢十萬緡賜貧民明年又發京西穀五

十餘萬石賑糶

戊辰元祐三年春正月復廣惠倉

二月以豐稷為國子司業

稷為左司諫言楊王顥荆王頵嘗令成都路走馬承受官者造錦地衣仰惟二聖節儉樸素欲化天下而近奢侈僭靡至如此監察御史趙屼時與稷同進對謂稷曰聞君言使屼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此天下必太平不數日稷遷司業

詔文臣繫銜分左右

自朝議至金紫光禄進士為左餘人為右

明年冬又詔朝議大夫以下並分左右紹聖二年罷

之正議以上如故

崇寧四年又詔朝議中散正議光祿銀青光祿大夫

分左右為兩資應轉者先右而後左

三月親試舉人

賜李常寧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增賜錢百萬酒五百

壺為期集賞

夏人寇邊

德靖寨張誠敗之

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為左右僕射

三相制詞學士蘇軾所草也是夕軾對于內東門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曰有一事問內翰前年何官何以至此軾曰遭遇陛下與官家太皇曰不關老身及官家事軾曰豈大臣論薦耶太皇曰不關大臣事此事神宗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

內翰而上仙耳軾哭失聲太皇與上左右皆泣已而
命坐賜茶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
軾拜出
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二人公著許公
子也議者榮之
夏人寇邊塞門寨朱璮郝普等死之
五月寬奏讞法
詔奏讞不當者免按罪

六月嚴選用臺諫法

初太皇太后諭宰執曰近臺諫官多新進未更事所論不知大體近於求名詔自今司諫正言殿中監察可體祖宗故事以升朝官通判諸序及一年者為之

秋八月渠陽蠻寇邊

九月策制科

謝悰尋以紕繆罷之

冬十月廢渠陽軍

去秋改誠州為渠陽軍至是詔曰頃以荆湖諸蠻請
吏置城以撫之而希功者輒侵洞穴致生疑懼其罷
新創堡寨廢渠陽軍
五年冬湖北路奏渠陽軍蠻首楊晟秀請降復渠陽
寨為誠州補溪峒舊族楊氏之子昌達為刺史紹聖
元年九月議棄渠陽官吏罪集賢殿撰唐義問等並
黜為散官
邢恕罷

知汝州初太皇太后姪公繪上書太皇太后請尊禮
太妃為高氏異日之福太皇詰公繪誰為作此書公
繪對以起居舍人邢恕時恕方名試中書舍人因是
遂補外
復南北宣徽使
視簽書樞密院
議回河
令吏部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相視初大河東流

元豐中小吳河決流遂北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其後朝廷用王令圖議將復大河故道詔李常視之常言不可役已興旋罷時元祐元年也尋又詔張問同令圖相度開孫村口河以分減水勢朝廷既從之後亦中輟二年令圖死王孝先代領都水亦欲開孫村減水河如令圖議太師文彦博以河為重事與中書侍郎呂大防樞密副使安燾從

而和之謂濁河流入界河久之必淤淺若河流尾直注北界則河朔全失險阻無以禦戎故主其議同列莫能奪惟范純仁堅執以為不可回中書舍人蘇轍見右僕射呂公著乘間問曰公自觀智勇孰與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公著驚曰君何言歟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與諸公不能因其舊而修

其永備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其爲責也重矣左丞王存亦主新道之議竟莫奪也回河之議遂興時河北運使兼外都水使者謝卿材亦言近歲河流稍行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編召至政事堂會議持論不屈忤大臣之意

十一月減廕補恩

閏十二月太皇太后諭宰執曰本家恩澤亦當先議裁省要自上始則均一矣已而下詔四分減一

損吏額

後省定吏額以范百禄蘇轍領之吕大防欲廢其半百禄曰失職者衆法必不行莫若以漸去自今犯罪及死者勿補大防不從會百禄出使轍專領其事吏有白中孚者告轍曰吏額不難定昔之流内銓令侍郎左選也事之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令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禄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令行重法

給重禄賕賂比舊為少則不望人多而幸於少者此吏額多少之實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令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乃具白宰相請據實立額遂自尚書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俱莫肯供再申乞榜示使知立額俟他日見闕不補非即令損也榜出文字即具大防得之喜以問三省吏莫能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精

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具以諸吏姦告大防深然之乃取其事致吏額房于都省召永壽領之一日内降畫可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尚書省中書侍郎劉摯曰録黄當送門下令封送何也吏言尚書以吏額事每卷入必經下本省已久令悞至此摯曰中書不知其第當如法令遂作録黄永壽見録黄愕曰兩省初不與今安得此即稟大防命兩省各選吏與其事以是語摯摯曰中書用法行録黄非省意與吏為道

地也今乃使吏就都省分功何耶他日大防又持奏

藁示摯曰省吏額事欲謹密而速故徑行下然未經

立法欲三省同奏作致仕官法摯曰此非其類也當

聚議明日大防復出奏稿示摯曰不可不爾摯諾之

其事遂罪以立額裁損吏員永壽積勞補官餘吏遷

轉有差于是外議洶洶臺諫交論以諭事在後省久

永壽攘去纔兩月而都司擅擬優例冒賞章數十上

永壽以贓刺配大防不懌未幾摯遷門下侍郎及臺

諫共攻大防大防稱病不出摰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曰此皆被減鼓怨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深究大防他日語人曰使上意不疑劉門下之力居多然而士大夫趨利者交鬬其間而朋黨之論起矣摰自除門下累請外不允久之始復視事

閏十二月范鎮卒

贈右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文忠公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

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

鎮始以詩賦為名進士及為館職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諍及論儲闈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秘莫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為不義必畏鎮知之

元豐末鎮會葬永裕陵下蔡京謂鎮曰朝廷將起公矣鎮變色曰鎮以論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棄天下其可因以為利乎元祐初詔落致仕除侍讀赴闕鎮辭又降詔曰西伯善養二老歸來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强起無或憚勞朝廷之起鎮益欲授以門下侍郎鎮固不起又遺書問其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何用復出也

裁省冗費自宫掖始

三省言官俸比舊例以前雖減而公使日多治平支十六萬緡令支七十五萬緡乞比舊制例裁減户部前請裁節浮費于是置局于户部檢寶元慶歷嘉祐故事擇近臣共議仍詔諸班軍人依舊外餘並裁省户部又言宫掖之費有司不得而見乞詔内侍省裁省禁中之費以報省司從之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二

宋 陳均 撰

哲宗皇帝 起己巳元祐四年止癸酉元祐八年

己巳元祐四年春正月罷回河及修減水河

范百禄趙君錫行視東北二河見東流高北流下知河決不可回且奏回元豐以前未嘗有回河之說八年以後王孝先俞瑾乃敢妄議回河於是范純仁請罷之

二月呂公著薨臨其喪

贈申國公謚正獻公公著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苟便於國家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襮其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曰呂公著之于人才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守毅然不可動也上題其碑曰純誠厚德

初神宗朝有欲復肉刑者詔輔臣議公著曰後世禮教疏而刑獄繁肉辟不可遽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宰臣吴充議復圜土衆亦以為難行參政王珪欲取天府死囚試劓刖之公著曰不可刖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遂寢議

三月作渾天儀象七年六月成

晝有流星出東北

蘇軾罷

從所請自翰林學士知杭州既踰月軾上疏曰臣以臂疾乞郡蒙恩差知杭州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發乃聞臺官論劾甚多陛下庇臣不肯降出故許其去臣平生愚拙罪戾不少至于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夫君子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奪之語而爵位利禄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敝屣也人臣知此輕重然後可以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

為愛惜臣子恐其或有此事不免降出而不知臣之
無事空受誣衊給事中趙君錫亦言軾文追六經蹈
藉班馬中間為李定輩中傷幾蹈不測二聖臨朝首
加拔擢軾知無不言言之可行所補非一故士人畏
憚為之銷縮公論倚重隱如長城誠雄俊之寶臣也
令飄然去國實係邪正消長之機乞寢新除復寘禁
林侍經幄
夏五月竄蔡確李常等坐黜

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言朝廷牽復知鄧州蔡確觀文殿學士此則朝廷念舊推恩無負於確矣然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藏怨心實有負於朝廷昨夏中登車蓋亭十詩五涉譏訕而二篇尤甚上及君親忠憤所激須至冒瀆天聽確詩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嘆息思君俯碧灣此篇譏謗朝廷情理切害臣按唐郝處俊封甑山公上元初曾事高宗時高宗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

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隂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隂各有所主不相奪也昔魏文帝著令不許皇后臨朝陛下奈何欲傳位天后乎由是事沮臣竊以太皇太后垂簾盡用章獻故事不似前朝荒亂之政而確公肆譏謗形于篇什處今之世思古之人不思于他而思處俊此其意何也又云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束兩濵如帶溪流何足道沈沈滄海會揚塵此篇稱沈沈滄海會揚塵言海會有揚塵時人壽

幾何尤非佳語詔確開具因依仍令安州繳進元題詩本安州尋言確詩初題于碑及移鄧州行一驛復取碑去盡洗其詩以碑還公使庫確亦上䟽條列自辨太皇怒甚貶確分司南京臺諫論確不已遂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吕大防劉摯等皆以確母老不欲令過嶺太后曰山可移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范純仁復留身揖左丞王存進說以為不宜置確死地不聽純仁退謂大防曰此路荆棘八十年矣奈

何開之吾曹正恐不免耳退又上疏略曰陛下臨御以來庶政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氛薄翳道德醇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令以一蔡確煩朝廷行赦潤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必生疑駭乞付師臣以下商量

常坐為御史中丞不言確為諫官所攻罷新除兵部尚書之命知鄧州彭汝礪坐營救確并不草確責詞出知徐州曾肇除給事中辭請外補從之命知潁州

坐吳安詩論肇不自救確教彭汝礪使言也邢恕候
服闋日降官先自恕自襄州移河陽專諂確謀造定
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招康過河陽勸康作書稱確
以為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門
下作書如恕言蓋以康為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
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
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
詩燾遂與劉安世共請誅確確既竄恕服闋落職降

官監永州鹽倉康初欲從恕招邵雍之子伯温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温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為異日之悔公休康字也及恕論確恕罪亦命康分析康乃悔之

范純仁罷

知潁昌府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攻純仁黨蔡確太皇曰人言純仁黨確恐不然但所見偏繆耳

部伯温論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搢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蓋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能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各安其分足矣豈

可殺而絶之哉一吳處厚以前宰相詩為譏謗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愧其心可也朝廷當治確及其黨妄貪定策之功令同時執政各具立太子事使誣罔之迹曉然以詔天下後世罪其造謀者可也詩不當罪也嗚呼紹聖初亦賢者可以有為之時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奸邪一時輕躁險薄之徒皆進使宣仁被謗哲宗致疑離間骨肉禍患幾五十年不解卒致傾覆之亂悲夫

六月夏人來貢

初朝議以米脂等四寨與夏人權涇原經畧劉昌祚力陳不可以為夷狄無厭夏人素與西蕃不恊令解仇結好往來不已其志豈淺異日請蘭州亦從之乎不報既而夏國宥州牒已送到陷沒人口尋有旨給四寨仍約以委官畫地界至是夏國遣使入貢樞密院擬荅曰蘭州寨門兩處地前已明言毋復更請將來送永樂人口應歲久死亡與元報人數不同亦計

口支給賞絹仍將四寨約賜詔鄜延趙卨主分畫之議熙河帥范育請先畫疆界後歸四寨卨不以為然

秋八月復修河司

范純仁既罷相都水監用其幹當公事李偉之言復興河議云已開發孫村口故道通行請乘勢閉塞北流乃置司差都水使者吳安持提舉外都水使者范子奇同提舉而李偉為管勾回河等事范祖禹傅堯俞力諫不聽

是役也梁燾劉安世初主東流之説復不堅王巖叟則終以東流為是

立縣令課績法

以德義有聞清謹素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為四善以獄訟無寃催科不擾水利興修為勸課之最屏除姦盜賑恤貧困為撫養之最分為三等及七事為上五事為中餘為下知通考察申監司類聚審覆

九月辛巳大饗明堂

冬十月權罷講

越月諫議大夫劉安世言前一月未有旨權罷講筵時近興龍節意謂將有燕饗是以暫輟邇英之幸用成慶禮今復半月別無故事亦非有大寒苦雪而講筵之臣不得望見清光臣固已疑之矣乃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臣竊謂陛下未納后未敢輒信近日傳者益衆頗有實狀臣忝備言職當諫其漸望為宗廟社稷大計清閑之燕即御經筵仍引近臣與之論

議前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聖學無溺所愛而忘所戒

先是安世呼牙媪為嫂求乳母踰月無所得曰累日內東門司要乳母十人令日方了安世不信媪具言東門司指揮府司責軍令狀無漏洩任府司者適安世故人亟以手簡問之非妄安世遂抗章論列他日呂大防對太后諭曰劉安世有文字言禁中求乳母事意則甚善但渠不知耳此亦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

二小公主尚飲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閤內寢處可說與安世令休入文字

給事中范祖禹亦上疏太后略曰皇帝今年十四其實猶十三歲千金之家有十三歲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况於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材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其後章惇為相上語惇曰元祐中太皇太后遣宮嬪在朕左右者

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使令頃之十人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等上䟽太皇太后詰之惇與蔡卞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指安世祖禹言為根二人遂得罪幾死

十二月修減水河

庚午元祐五年春正月録石介後

以其子師中為郊社齋郎

二月文彦博致仕

元豐中王堯臣之子同老上其父所撰立英宗為皇子詔且言彦博與富弼等皆有議立儲功時彦博自大名移判河陽適入覲上問之對曰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者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功蓋琦功也上以發端為難是時仁宗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如丙吉霍光功不相掩也遂加彦博兩鎮節度使彦博辭不受劉摯王巖叟

在臺亦嘗申明韓琦立英宗之功踰三年莫有言者殿中侍御史賈易先以譏切彦博被逐至是韓忠彦執政因言彦博在元豐中録進立英宗本末多不可信且富弼治平中辭官表嘗云竊覩制詞叙臣在中書亦嘗議建儲以此推恩臣雖泛議建儲然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功深切明著如弼所言則何有彦博等堅請之事太皇乃出易疏宣示大臣叙琦定策本末甚詳忠彦即拜於簾前並摰巖叟三疏付實録院

于是彥博不安於位累章求去遂命彥博為開府儀同三司以兩鎮節度致仕彥博力辭只帶河東一鎮從之

夏四月詔經筵官留奏對

詔自今講讀官經筵退留二人奏對邇英殿

孫固甍臨其喪

時知樞密院賜其碑曰純亮

五月雨自去冬無雪至是始雨

六月夏人寇邊質姑勝如二堡

秋八月解梁燾等職

初翰林承旨鄧伯溫以母喪去終制去秋除吏部尚書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為中丞與左諫議劉安世右諫議朱光庭交章論之不聽改除燾權戶部尚書安世右諫議朱光庭中書舍人光庭給事中並辭不受求去益堅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

中丞蘇轍及御史孫升言伏見梁燾朱光庭劉安世並從外補三人極言切諫者意在愛國尊君明至公大義于天下後世而已臣不量螻蟻之力冒瀆天聽至於再三與三人無異也令三人既去微臣豈能自安望罷言職少慰公議不報

時呂大防與中書侍郎劉摯建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后頗惑之蘇轍上疏略曰東晉桓温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温死謝安代之

為政以三桓分涖三州彼此無怨江右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竊謂安之於諸桓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于內與之共政也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擇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于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未幾復力陳其不可略曰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于浮說乃欲招納已去之人與之共事謂之調停臣竊

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宗廟朝廷也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奏太后命宰執于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宰執從而和之自是兼用邪正之說稍息是年六月也

侍讀范百禄亦嘗上言乞分别邪正畧云自古所難

惟察言觀行考其事實凡導人主以質實使之虛中聽納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諂諛使之諱過拒諫則為奸邪導人主以德義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術數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尊宗廟敬祭祀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簡宗廟略神祇則為奸邪導人主以敦睦九族惠養耆老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疏薄骨肉棄老遺年則為姦邪導人主以恭儉清靜奉循典法則為公正導人主以驕侈放肆不顧舊章則為奸邪導人主以稼穡

艱難惠及鰥寡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輕鄙農事不恤
惸獨則為奸邪導人主以柔遠息兵則為公正導人
主以用兵攻戰則為奸邪導人主以原情審罰則為
公正導人主以峻法立威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安民
利衆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勞民動衆則為奸邪導人
主以進君子用善良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近小人用
惡德則為奸邪伏望特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
則邪正分而聰明無惑矣

九月復集賢院學士

紹聖二年改為集賢殿修撰直集賢院為直秘閣集賢校理為秘閣校理

冬十月罷修河司

時范祖禹除給事中愈力言回河之害知潁昌府范純仁亦馳奏謂河無可回之理呂大防堅主河議格之不行一日簾中忽宣諭純仁之言有理宜從其請又罷河役及蘇轍為御史中丞乃請併罷修河司流

竄李偉以正國法

辛未元祐六年春正月詔祠祭游幸毋用羔

開分水河

吳安持請播引漲水納之故道從之御史中丞蘇轍上疏畧曰大河行流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葢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髙必就下而決以往事驗之皆東行至泰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而東向者天禧中河至泰山決而西行於今僅

八十年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至元豐中決於大河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道故道既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下流河乃得安雖先帝天錫智勇喜立事功亦導使行不敢復塞茲實至當之舉也令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實痛之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朝廷應副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他公私所費猶不

在此令歲春夫共役一十萬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用七萬蓋自河北只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令為分水之故添為兩河東西四岍内北流横添四十五埽使臣三十四員清河兵士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十六萬餘束其為耗蠹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不可行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孫村河開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疵病北流則深州武强等患當講而不講建議分

水之人利在深州危急以顯北流可廢而東流當開其為不忠莫甚於此北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致則諱而不言深瀛恩冀去歲無害實由北流隄防稍立之功則指為分水之勞其為罔上衆所憤嘆令河上夫役不過二月半下手乞急差官前去定奪所貴大役之前早見可否不悮興役

越明年十月安持以河復東流賜章服其後元符中東流竟廢李偉卒以貶云

二月以劉摯為右僕射王巖叟簽書樞密院

巖叟面謝因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雜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否此乃深欲誤陛下者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之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退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引去不可不察願陛下用心于此太后曰會得

巖叟嘗從容勸上讀書上曰如何得入道深對曰要

入道深自有訣須將先帝之言一一着心承當便如先帝專為陛下說此事則承當得有力讀書方濟事其善者受之以為法不善者受之以為戒如此便如終日與先聖先師說話聖學日新矣

三月親試舉人

賜馬涓以下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罷賞花燕

先是呂大防以御試妨春燕請為賞花釣魚之會以

修故事詔用三月二十六日而連隂不解天氣作寒
未有花意别擇四月上旬及將改朔寒益甚給事中
朱光庭請罷燕大防意未然及對太后諭曰天意不
順宜罷燕衆皆竦服他日王巖叟言昨見有旨罷賞
花釣魚此事甚善人以陛下敬天意極懸悅令又入
夏猶寒天意不順陛下皆不忽大是好事太后曰天
道安敢忽巖叟曰自古人君常患上則忽天意下則
忽人言令陛下乃上畏天意下畏人言此盛德之事

願常以此存心天下幸甚

復開寳通禮科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不及元奏分數吕大防等稱賀

六月夏人寇邊

時知熙州范育言朝廷昨詔本路與夏國分畫自定

西以北二十里與秦州隴諾堡界一抹取直及質孤

勝如堡外亦打量二十里本路再陳汝遮形勢及一

抹取直等處各乞隨本路利害分畫亦蒙許令與夏國商量然夏國自去年舉兵攻質孤勝如二堡及指隴諾取直等事以為翻異又云南朝真有說和之意請勿再說及隴諾堡上取直及二堡之事其言詞簡慢不遜況無質孤勝如則金城必危無定西以北之地則定西必危金城危則熙州有奔衝之虞定西危則通遠有扼吭之患二州危則賊可攘臂於中河岷焉得而守也臣望朝廷無以今日之不用兵為可安

而深爲異日慮奏至執政㑹議蘇轍曰令日欲議此事須先定用兵不用兵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可用朝廷頃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歷舊例以漢蕃見令住坐處當中爲界此理最爲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𫎇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别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非所賜城寨盖如

延州寨門義合石門吳堡蘭州諸城寨及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纔定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黽勉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草地更留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秦州隴諸堡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則此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然美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

人橫來相加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三五年不得休將奈何乃定議不從有言明日面奏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不於他處作過専於所爭處殺人掘崖蠖此意可見此非兩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大防曰朝廷指揮亦不到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輙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為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復引大兵來爭此否大防等皆言

令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皆曰俟其再請詰責未晚太后曰邊防妄生事宜早約束大防等乃聽退都堂行約束轍欲多為詰責語嚴叟曰當職官論列職事有何惡意强敵在境若重阻之教如何作事乃止增顯屬生事一句嚴叟主育議也

以梁燾為禮部尚書

燾奏疏太后言日突之應主弱臣强下陵上險侵陽之謂也宜舉三務以銷之願陛下外飭政事以明主

道勸上進學以強君德早正中宮之位以為內助
是冬嘉奏疏論用人略曰臣等累曾奏聞以謂邪正
不可並用陛下深以為然是知邪正之必相攻也今
並用矣臣等又謂邪人在外正人在內則可治陛下
亦以為然是知邪人在內則害正也今邪人在內矣
臣等又謂使邪人少正人多則可治陛下亦以為然
是知邪人之多交相朋比損正人之道也今邪人多
矣以在內衆多之邪人與寡少之正人並用勢自不

敵豈能久安而終無憂患乎奈何與前日之聖意不同耶有姦人移惑聖意也又曰有向來奸黨已用之人令復在要路者又有姦黨後進之人令在言路者又有奔競僥倖者雖素非姦而令日歴意以求助以濟其謀為自進之計陰相交通以白為黑以是為非者專欲惑亂聰明離間君臣傾害忠良不可不察也姦黨漸漸進用在衆人皆知而無一人為陛下言之忠耶不忠耶公耶私耶曲耶直耶

浙西水

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三十萬翰林學士承旨蘇軾極陳浙西水災朝廷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給之侍御史賈易奏議考驗虛實於是詔本路具災傷分數賑濟次第以聞有不實則治其尤者給事范祖禹封還録黄曰唐大歴中霖雨損稼渭南令獨稱縣境不損後按實損三千餘頃代宗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

為南浦尉德宗貞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
賑恤帝曰聞所損未必即應優恤恐生奸欺贄上疏
曰所費者財用所収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
遣使宣撫憲宗元和中南方旱饑遣使賑卹將行帝
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唯賑百姓則不
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
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
何對曰按淮南浙東奏狀皆言水旱人多流亡求設

法招撫其意自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葢御史欲為奸諛以惑上意耳帝曰卿言是也朕葢不思而言命連蠲其租賦此皆古之人君聞有災患惟恐不及於事之意也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闊略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戒一人則自令官司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易所言乞不施行從之

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

八月蘇軾罷

軾知潁州易知廬州先是易上䟽言右丞蘇轍厚貌深情險於山川詖言殄行甚於蛇豕其兄軾既立異行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先帝厭代軾乃作詩自慶曰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書於揚州上方僧寺後不自安又增以別詩二首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既而語諸人曰我寄人置田書報已成故作此詩且置田極小事何至野花啼鳥亦欣然

哉及作館職策題又形譏毀言者固嘗論之其作呂大防麻制尤更悖慢其辭曰民亦勞止庶臻康靖之期聞者為之股慄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為良法及陛下復行差役則以免役為便民其在杭州務以暴横之威決配税户顔章兄弟皆是無罪之人令則漸蒙貸免專為姑息以干小人之譽如累年灾傷不過一二分軾張大其言以為甚於熙寧七年之患又浚治西湖聞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鍤之類虐使捍

江廂卒築長堤於湖以事遊觀監司畏之無敢觸其
鋒者況敢檢按耶今既召還惑引貪利小人相與倡
言必求外補非首相不可留伏望睿斷特行免斥疏
奏簾前宣諭曰賈易排擊人太深須與責降呂大防
對曰易誠過當令若早欲定疊不若併軾兩罷遂有
是命
軾自辨云賈易等言臣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
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仙之意臣今省憶自有因依

是歲二月六日聞先帝遺詔于南京舉哀掛服了當迤邐往常州五月初至揚州行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笑語其間有以兩手加額云見説好个少官家臣實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又是時得請歸耕淮浙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記之以詩書之當塗僧舍臣若稍有他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

閏月夏人寇邊

寇麟州及神木等寨衆十五萬諸將不敢與戰蕃漢居民為所殺掠焚蕩廬舍驅虜畜産甚衆

九月定太學生員

上舍生一百人内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一千人越明年夏禮部言廣文館生員以一千四百人為額

策制科

得王普司馬槱二人

上清儲祥宮成

出内庫緡錢助邊

詔歲出五十萬緡赴元豐庫椿管助邊自後降賜不

一不復盡録

冬十月幸太學

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御敦化堂召

宰相親王以下賜坐三學生坐於東西廡國子祭酒

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賜稷三品服學官賜帛有差

或謂吕大防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吕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學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哉正恐惜費而止耳聞者乃服

建諸宮院小學

十一月劉摯罷

御史中丞鄭雍論摯威福自恣乞罷去以收主柄又

論王巖叟等三十人皆為摯黨殿中侍御史楊畏亦論摯父死于衡委而不葬章十餘上初邢恕謫官過京師以書抵摯摯荅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㑹排峴司茹東濟有求于摯不獲見其書陰録以示雍畏二人方論摯得此乃釋其語上之曰俟休復者俟他日太后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游摯亦間與之接言者謂摯預交惇子為橐槖以覬後福二聖不恱摯亦求去甚力遂命除職出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繳

還摯麻詞光庭罷巖叟梁燾等果救摯以畏言先入
不納然雍之攻摯人以為附左相呂大防云
傅堯俞薨臨其喪
時為中書侍郎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
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
激勇而温尤為難太后嘆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
不變金玉君子人也兩宮臨其喪哭之慟謚獻簡
行觀天歷

壬申元祐七年春正月

夏五月納皇后孟氏

故馬軍都虞候贈太尉元之孫女也太常修納后儀

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發冊奉迎尚宮導皇帝詣

福寧殿之大次日晡後后車入宣德門侍中奏中嚴

內侍轉奏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尚宮引

后出次詣殿庭之東西面立尚儀奏外辦請帝降坐

行禮尚宮引詣庭中之西東面揖后以入帝導后升

自西階入室各就榻前立尚食跪奏食具帝揖后皆坐尚食以饌進帝及后皆食三飯尚食以酒進帝后俱受爵飲尚食以饌從再飲如初三飲用巹如再飲尚儀跪奏禮畢帝后俱興尚宮請帝御常服尚寢請后釋禮服入幄次日以禮見太皇太后皇太后參皇太妃如宮中之儀

初太皇太后因輔臣進呈景祐時各故事遂問當時喪娶大臣不言何也神宗亦嘗問此不知何故王巖

叟具對以所聞于韓琦者太后曰固疑其有以也忠彥曰應是妃嬪中有驟進者太后曰此等寧識君臣事體巖叟曰須正后則事體自正太后曰亦嘗語皇帝選得賢后有内助之功此非細事巖叟曰内助則賴賢后其如正家須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謹之於始太后以巖叟言謂上曰正家須在皇帝如是者再巖叟退取歷代皇后事跡可以為法者編成一書號中宮懿範上之

未幾梁燾上疏請太皇太后還政畧曰太皇太后擁
護聖躬夙夜不倦保佑之功永福宗社今來選正中
宮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當郊見天地天意人事上
下協應惟是政機之繁久勞同聽歸斷人主不可過
時此陛下今日甚盛之舉也退託深宮頤神內典遠
光前古垂法萬世豈不美歟
是冬吏部侍郎彭汝礪亦上疏畧曰皇帝以盛德履
位今八年矣內無過行外無過舉非太皇太后扶持

擁護何至于此然謙虛退託隱而未發於言也存所聞而無所問于事也有所知而無所命臣聞詩曰弗躬弗親庶民不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此言人君擅開闔予奪之權以制萬物之命而後能治其國家令其行則弗躬也其事則弗親也雖有至德民有所不信矣弗能問以盡其事弗能察以盡其物於是小人得以勿罔君子矣庶民不信則不能安民矣勿罔君子則不能知人矣夫人君之失不獨殘暴威虐馳騁

田獵而後為之憂不能知人不能安民其憂莫大焉今則皆曰太皇太后無意於任天下且將還政臣謂太皇太后還政非難俾皇帝不失其道為難其道無他在教之知人安民而已臣願皇帝同御前殿特令近臣及知州職司入對庶稍見人才察其邪正賢不肖之實遂聞知天下之事三省進呈公事以發聽斷俾日見之行事進選道德忠信之士置之左右前後告其所已知規其所未至損其所有餘補其所不足

使一日專政則利害不能惑君子小人不能蔽以事天地而饗以治萬物而安以承宗廟而固太皇太后所以輔護皇帝者至此乃可謂全矣

城定遠

罷侍從轉對

從吏部尚書王存之言專責以朝夕論思之效也

六月寬淮浙積逋

先是知揚州蘇軾上疏略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

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于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户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其餘小民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箄門圭竇矣于是詔云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荒人民流移相屬令淮東始得一麥浙西未保沒成應令淮東西兩浙路諸般欠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

特與權住催理一年內已有寬限者即依元降指揮

軾聞之即與呂大防書云頃者所論積欠蒙示諭已

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瘡痏也

以蘇頌為右僕射

秋七月復翰林侍讀學士

以翰林學士范祖禹為之祖禹尋上帝學疏略曰學

始於伏羲至於成王易詩書所稱聖人所述為萬世

法由漢以下其道不純故可稱者鮮自古以來治日

常少亂日常多者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方今蒙被
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
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今人有寶器猶且愛惜之恐
其傷闕況祖宗百三十有餘年全盛之天下可不務
學以守之乎今臣所錄八篇上起伏羲下訖神宗伏
惟陛下憲道於三皇稽德於五帝軌儀于三代法象
於祖宗集羣聖之所行體乾剛之不息則四海格於
太和矣

時侍讀顧臨因進讀仁宗寶訓至鈔法事吕大防奏曰臣敢陳法本末仰祈陛下通知利害之詳國初輦運香藥茶帛犀象金錢等物赴陜西變易糧草歲計率不下二百四十萬自鈔法之行始許商賈於沿邊入中是錢糧草却於京師或解池請鹽赴沿邊出賣一則人户無科買之擾二則商旅無折閱之弊三則邊儲無不足之患四則省物無搬運之勞實於官司為利上因喜之王巖叟奏曰陛下宫中何以消日上

曰並無所好惟是好書巖叟曰大抵聖學要在專勤屛去他事則可以謂之專久而不倦則可以謂之勤如此天下幸甚

蠲綱船征稅

舊發運司主東南漕其法聽操舟者載私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為家時補其敝而周船夫之乏凡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自導洛司置官舟載客貨而綱船不許搭載比導洛司既廢然嚴立征

商之法制一切禁之故所過多滯舟敝人困即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知揚州蘇軾奏乞復故詔從之

八月王存罷

自吏部尚書出知大名府時在廷朋黨之論寖熾存入對首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之獄是也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為朋黨賴仁宗聖明不惑今日果有進此說

者望陛下察之由是與用事者不合遂補外

九月永興軍等州地震蘭州鎮戎軍環州

冬十月夏人寇邊

圍環州十日解去初知慶州章楶數遣輕兵出討斬獲甚衆楶策其必報乃取黠羌啗以厚利咨而遣之若得罪而逸者因使事虜刺其舉兵所向即馳歸以告果知羌人將寇環州楶乃選精兵萬餘統以二驍將使營遠塞而授之策曰賊進一舍我退一舍彼必

謂我怯為自衛計不備吾邊壘乃銜枚由間道遶出其後或乘堡障或伏山谷伺間以擊其歸又以境外皆沙磧近城百里有牛圈所儲水足以飲人馬乃夜寘毒藥虜圍環州數日無所獲而歸所遣驍將祁可適屯師洪德城虜退識其母梁氏旗幟城中鼓譟而出馳突蹂躪虜大敗而去斬首千餘級獲牛馬槖駞鎧仗以萬計過牛圈飲其水且盡人馬被毒而奔迸蹂踐墮塹谷而死重傷而歸者不可勝計戎母幾不

得脱盡棄其供帳襜褕之物而逃前此邊上功狀多虚或以易為難或奪甲與乙廣張俘級習以為常㴱獨覈實第勞無小欺徼倖者不悦頗有謗言㴱弗恤也

十一月癸巳冬至郊復合祭

合祭之夕夜月澄爽雲物晏温比還御樓肆赦終日和煦翼日風寒相屬時雪如期宰執侍從進詩御史請付史館從之上之在太廟也内中朱車子十餘兩

爭道于乾明寺前有張紅葢者鹵簿使蘇軾劾其不肅上亟遣人以疏白太后有旨申飭攸司嚴整仗衛上自太廟還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矣

先是詔集議合祭議臣謂不可者二十二人謂可者八人進呈呂大防言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定北郊之禮然未經親行令來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獨不設位恐亦未安令日宜勉行權制候將來定議北郊制度及太廟饗禮行之未晚遂

詔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示位以嚴並祀之報
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
禮畢集官詳議
禮部尚書蘇軾尋上奏略曰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
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為冬至祀天于南郊陽時
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
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秋分夕月於西郊亦
可謂陰位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

不以為疑今祭地祇於圜丘而獨以為不可過矣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臣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親誅莽者也尚采用之三輔故事祭於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明皇天寶元年合祭天地于南郊則唐嘗合祭矣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周禮也自太祖受命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真宗以來三歲一郊此國朝之禮也今

所行皆非周禮而獨以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六月出師則夏至日何為不可祭乎臣曰舜一歲巡狩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恒山後世之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狩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則後世豈必能行周禮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

不與祭則攝位鄭氏之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則一歲可以再郊臣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令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國家三年一郊傾竭帑藏以賞軍猶恐不足若一年再賞國力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祭天又三年一祭地三年一郊已為疏濶若獨祭地而不祭天

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也議者必又曰郊之歳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欲從周禮而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易方澤此周禮耶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天後地禮也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議者必又曰郊之歳以夏至祀地示于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謂山川在境内故遠望而祭也今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

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

按劉安世集云初詔議北郊典禮蘇軾主合祭之議從之者五人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親祠而通權火天子于禁中望拜俄而朝廷復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略云蘇軾謂合祭圜丘於禮為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疏闊豈可因循

謬誤不加考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
歲月日時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令議者於聖人
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
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
證臣等竊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
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為樂章
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豐
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

之類不知為一祭耶抑二祭耶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敝法聖朝寛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為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為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説刼持朝廷必欲從已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上以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豈勝幸甚方送同議官簽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難答時蘇轍為

門下侍郎蘇轍因軾令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

上

越明年四月遂詔令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

施行

癸酉元祐八年春正月范祖禹上仁皇訓典

序略曰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

粹焉臣謹録天禧以來訖于嘉祐止十年之事凡三

百十有七篇為六卷名其書曰仁皇訓典以助睿覽

又奏云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雷止風和景氣清霽神祇響答福應尤甚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歡呼洋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以為聖人福至而益戒則能長饗其福譽美而副之以實則能永保其譽唯兢兢業業不自暇逸乃可以答天休衆之所欲因而從之乃可以副民望若一有滿假之意則令日之福乃他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實則令日之譽乃他日怨誹之

端也故臣願陛下既受天福又獲民譽益思戒謹惟勤修德修德之實惟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憂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下誠能上應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

蔡確卒卒於新州

三月蘇頌罷

言者交論之遂命除職與宮觀楊畏先攻劉摯出之意謂必用蘇轍而朝廷乃相頌畏又與來之邵言頌留賈易謫命不下為稽詔命中丞李之純號長者為畏所劫亦上疏乞早行罷黜從之

夏五月董敦逸黃慶基罷

時並為監察御史言禮部尚書蘇軾為舍人時因行吕惠卿等制詞指斥先帝而其弟尚書右丞轍怙勢曲法相為肘腋當正典刑宰相吕大防曰先帝欲富

彊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奉承太過事或失當二聖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盖理之當然真宗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宮觀以息民力皆因時施宜以補先朝闕政未聞當時以為謗先帝者也近來言官擊人多以謗先帝為辭非惟中傷正人亦欲揺動朝廷言極不善若不禁止久遠不便轍亦為其兄辨析撰呂惠卿謫詞初非譏訕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大防曰聞永樂之敗先帝至曰

兩府無一人能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先帝本意明矣

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大防曰皇帝聖明必能照

察遂出敦逸為湖北運判慶基為福建運判未幾改

敦逸知臨江軍慶基知南安軍

六月梁燾罷

時為尚書左丞以議邊事不合移疾求罷章累上

遣使封還仍問所以求去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篤

言不見聽而詢人才之可用者非臣所敢當也使者

再至乃奏陛下必欲知可用之人無過且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既而授醴泉觀使又四上章求補外尋出知潁昌府遣内侍賜茶藥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用范純仁矣

蘇軾等上陸贄奏議

是夏軾同吕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彦若范祖禹顧臨上陸贄奏議疏畧曰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者方多傳于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

必皆從于己出伏見唐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罷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在躬之膏盲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私相告語以陛下聖明必善贄論欲稍加校正繕寫進呈

秋七月令陝西沿邊專行鐵錢

以范純仁為右僕射

時知潁昌府遣内侍齎詔賜之令乘驛赴闕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論純仁師事程頤闇狠不才於國無補不可復相侍御史楊畏亦攻純仁皆不報至是入對尋有是命純仁辭至六七不允又三遣中使促令就位既入謝太后宣諭曰相公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他日又曰公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垂簾時惟勸章獻盡母道及仁宗親政惟勸仁宗盡子道可謂

忠臣相公名望衆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謝曰臣不肖何足以當勸獎委使之意然不敢不勉

八月兩京河北淮南水分遣使者往賑之

赦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先是太皇太后不豫吕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彦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閣問聖體太皇諭曰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相官家為朝廷社

稷大防等欲退太后獨留純仁意欲有所屬也上令大防以下皆住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等試言九年間曾施私恩於髙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嘗以私恩及外家太后曰固然只為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大防曰近聞聖體尚安乞稍寛聖慮太后曰不然政欲對官家説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

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

冬十月上始親政

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祖禹疏略曰陛下初攬庶政延見羣臣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不可不謹也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護陛下百姓呼舞未嘗有毫髮假族人不惟

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疏遠隔絶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一入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之望不以己意為喜怒賞罰至公無私焦勞刻苦凡皆為趙氏社稷宋家天下專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斥絶奸邪裁抑僥倖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

當陛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令不便者以萬數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人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人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留心照理察其是非有以此言惑聖聽者宜正其罪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

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則奸言繼進不已萬一
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此于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虧
陛下孝道必有以大失人心人心離于下天變見於
上陛下雖欲救之無及矣今乃小人乘間之時也此
等既上誤先帝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
破壞耶蘇軾先約祖禹皆上章論列軾章已就見祖
禹章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軾於朝廷文字失于過
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願附名止于臣下加一等

字

中書舍人呂陶亦言太皇太后保祐聖躬于今九年屏出凶邪故小人不能無憾偶一奸言熒惑聖聽謂陛下既親萬機則某人當復用某事當復行此安危治亂之機在陛下察之而已明肅之政間有短闕仁宗念其保護尚降詔書不容小人議論況太皇太后所行之政皆已便民所逐之臣各已當罪無可議論者乎

范祖禹懷不能已又上奏略曰自元豐以來時運艱厄先帝蚤棄天下陛下嗣位幸賴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宰相議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政事可勑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戎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勞力以為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間安静無事已有

成功陛下但由此以持循之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

又曰陛下聖學稽古不必遠師前世之事唯是儀刑

仁宗法則使天下熙熙然至於凡昆蟲草木莫不各

安其生此則臣之至願也

召内侍劉援等十人

並爲入内供奉官尋又以内侍劉惟簡梁從政爲内

侍省押班中書舍人吕希純封還詞頭吕大防等進

呈上曰只爲禁中闕人兼有近例蘇轍曰此事非謂

無例益為政之初先擢内臣故衆心驚疑耳劉奉世曰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曉上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廟取旨可也范祖禹言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皆由宦官同一軌轍益與亂同事未有不亡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熙寧元豐間内臣中李

憲王中正宋用臣者三人最為魁傑憲總兵熙河中正總兵河東其勢震動內外憲陳再舉之策以至永樂陷沒用臣興土木之役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只從寛典量加廢黜雖憲已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轂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

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臣所以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外逐蔡確章惇吕惠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清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宫禁清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静臣歷觀近古內外安静益未有如今日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內外之人稱頌聖德萬口一辭矣上曰卿所論朕已曉

祖禹曰陛下既以為然臣乞擕此章示執政且詰責之上曰且留此朕欲再看又曰所召内臣朕豈有意任用止欲各與差遣耳祖禹乃退

十一月楊畏入對

畏為禮部侍郎首叛吕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即疏列章惇安燾吕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以建

立法度之意乞召惇為相上皆納焉

十二月復章惇呂惠卿王中正官

惇除資政殿學士惠卿復中大夫中正復遥郡團練使給事中吳安詩不書惇録黄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誥詞皆不聽

是歲河決内黄口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錄監生臣黄熙純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二

宋　陳均　撰

哲宗皇帝起丙寅元祐元年止戊辰元祐三年

丙寅元祐元年春正月授阿里庫節度

時棣戩已死養子阿里庫代立授河西節度

閏月祭確罷

確與章惇黄履邢恕相交結確惇倡之於内履與僚屬和之於外恕往來傳送自以為有定策之功右正

言王覿者首論人主所與共理天下者執政大臣而治亂安危之所係也今執政大臣姦邪害政者相半一二元老安得盡行其志因極言惇確及韓縝張璪朋邪害正劉摯朱光庭蘇轍等累數十疏論劾命知陳州

以司馬光為左僕射

光之初相也王安石已病其弟安禮以邸吏狀示安石安石曰司馬十二作相矣悵然久之安石以行新

法作相光以不行新法解樞密副退居西洛負天下重望十五年上即位太皇太后聽政遂起光而用之然當是時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聊舉數事以塞人言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光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

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利害之實或謂光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俱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議間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安石嘗歎曰始終謂新法不便者司馬君實爾嗚呼若曰參用元豐舊臣共變其法實光之所不取也自國朝治亂論之曰元祐黨者豈非天哉後世聞光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立三省同取旨法

元豐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左丞呂公著以為言乃詔事下三省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為令

立户部總財用法

司馬光言户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隷尚書右曹不隷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欲乞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分職

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提舉常平司者每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舊三司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收歸戶部詔尚書省立法　三月以李常為戶書或疑常文士少吏幹以問司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掊克之風庶幾少息

罷提舉常平官

用司馬光之請也其累年積蓄錢穀委提刑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時天下常平免役坊場積剩錢凡五千餘萬貫穀帛二千八百餘萬石疋云

復差役法

詳定役法所以差役為便惟衙前一役欲用坊場河渡錢依舊法募人不足方許按簿定差詔從之

初時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司馬光始得疾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免

役五害云上戸充役有所陪備年滿後却得休息今
年年出錢而出數多於陪備一也舊時下戸不充役
今一例出充役錢二也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募浮
浪之人恣為姦欺三也農民所有惟榖帛與力令使
出錢而錢非民間所鑄四也提舉司惟務多斂役錢
積寛剰以為功五也為今計莫若罷天下免役錢其
役人並依舊法定差惟衙前役重難向有因是破家
者朝廷為此始作助役法若衙前力難獨任即依舊

法令官户寺觀出助役錢遇衙前重難差遣即行支
給詔付三省蔡確曰此大事也當與樞密同之樞密
章惇上疏駁光奏復差役以為甚疎畧于是呂公著
言惇上疏出於不平專欲求勝臣竊考朝廷有大議
論多選近臣定奪乃擬上數人詔以韓維呂大防張
永范純仁置局詳定不復令樞密院與議矣
光議凡役人皆不許僱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民有
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為弓手執賤役既不許募代

人甚苦之呂公著聞其獘即令一聽僱募民情甚悅蘇軾亦言免役差役各有利害免役掊斂民財而不免錢荒之患差役民常在官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户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僱募衙前民不知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三獘多收寛利役錢以供他用實封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

謀非先帝本意也光不悅軾曰日者韓魏公剌陜西義勇公為諫官言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嘗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

蘇轍言罷差役已二十年況役法干涉衆事根芽盤錯若不究首尾遽使行之恐別生諸弊令州縣役錢約支數年君且依舊雇役仍督有司審議趣令冬成法來年役使進退亦皆便也

光又召問司農卿馬默復差衙前法如何默曰常平

自漢良法不可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為一州一縣法而常平提舉省歸提刑者自默發之初范純仁自慶州召入純仁與光素厚善聞光議復行差役法純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葢治道惟去太甚者耳乃言于光且欲緩議先行於一州使見其利害可否漸推之一路庶民不騷擾而法可久行光不從純仁嘆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復折柬道之略曰此法若緩行而熟議則不擾急行而疎畧

則擾令公寧欲擾民而且將疎畧之法使繆吏遽行則其擾民又在公意料之外令純仁畫計不改公之法只欲京師推行使不擾一人而公法可行光亦弗聽

光既復差役舊法蔡京知開封府即用五日限令開封祥符兩縣如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充役遂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實事也故蘇轍首以

為言臺諫亦累疏請罷京遂出京知真定州

王安石在金陵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

罷役法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

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

其言

差役行於治平之前法久而弊編户不習官吏虐使

之多以破産神宗知其然故為免役便民以户高下

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

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
章惇罷
惇與司馬光爭論役法惇謂光曰後日安得奉陪喫
劍于是中丞劉摯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言惇凶險乞
行竄黜韓縝素切齒惇等誣定策事至於簾前白之
太皇太后與外廷始知其詳太后怒遂罷惇樞密院
事知汝州制詞有曰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非大臣
之節

三月罷熙河經制財用司

貶王得君

是春諫官蘇轍上疏言京城四門外白骨如麻多是昔日築城開壕死損人夫其間雖已埋瘞者土薄水淺亦皆發露狼籍臭腐不忍見聞諸路久旱未必非冤氣所致乞差一二廉幹内臣與赤縣官吏計會相度如法藏掩或能感召和氣詔開封府選官瘞埋並

支常平錢得君時為軍器監丞上書曰近日言事之

臣以先帝之法一切為非指斥塵黙無所不至雖京城四門未瘞白骨亦云多是昔日築城開壕死損人夫臣讀此章不勝憤感伏望特降指揮應臣僚上章與議改法但許明建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內出手詔曰予方開廣言路得君乃欲杜塞人言無狀若此可與監當遂命監永城縣倉
安燾仍同知樞密院
先是燾升知院給事中王巖叟以為燾附章惇不當

躐遷詔令不過門下省書讀凡八䟽力爭臺諫官孫覺劉摯交章論奏壽亦力辭特依所乞休舊同知樞密院

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初司馬光薦頤學行命為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尋除校書郎至是上殿遂列經筵頤面辭不許退上三劄其一略曰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

周公傅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遴選賢德之士以備勸講讀畢常留二人值日夜則一人值宿以備訪問皇帝講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内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竊聞間日一開經筵

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畧不相接如此則責輔養之功難矣其二曰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賢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無復存焉臣謂輔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

質樸奢麗之物不接于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内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俟侯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獻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令不設保傅之官傅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其三曰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務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畏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見經筵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立于禮為悖欲乞特令坐講以養主

上崇儒重道之心竊聞講官在御案傍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別令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意朝廷循習舊體只以經筵為一美事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安得不以為重中丞劉摯言頤以節行自守不介意于仕陛下高其風故以汝州推官西京教授起之頤既赴召陛下又以校書郎待之令又官之以通籍置之于經筵頤之遜避不已陛下之恩命每加臣恐頤

于出處辭受之際義有難安者也況紛紛之論致疑于頤者非特如臣之言也直以為天下處士皆盜虛名無益于用若頤者持迂濶之學要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等輩蓋亦不少伏願陛下依頤所乞成就其節止授以初命之官庶幾成頤之志全頤之節以息羣議而亦不害異日擢用也廉恥不立于天下久矣今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當於義則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隅為事豈不重哉頤卒

留經筵摯所言不用頤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言多諷諫聞上宮中盥而避蟻因講畢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上稱善

頤在講筵常典質供用或疑禄薄問知乃自供職後不曾請俸尋詰戶部戶部索前任歴子頤言起自草萊無前任歴子乃令戶部出給頤之意蓋以為朝廷得士便當知有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意

置理訴所
許熙寧以來得罪自言
夏四月韓縝罷
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覿等相繼論之也言縝
才鄙望輕士大夫初不以輔相期之在先朝奉使割
地七百餘里以遺遼國邊人怨之切骨章數十上卒
以縝自請命知潁昌府内批縝自以為不才恐妨賢
路故乞出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為得進退之體宜于

制詞及此意矜功要名葢指蔡確也

賑淮南饑

賜上供米十萬石減價糶給饑民

蠲旱傷租

詔旱傷即蠲其租勿檢覆仍勿問限内外曾未投訴

王安石夢

司馬光於病中聞之簡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過

人之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

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獘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為朝廷宜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不識晦叔以為何如更不煩答以筆札扆前力主張則全仗晦叔也詔下輟視朝贈太傅與遺表恩澤

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宮天下號曰新義晚歲為字說學者爭傳習之凡試有司者必宗其說先儒傳注盡廢士亦無自得之效

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已安石又著日録七十卷如韓琦富弼文彦博司馬光吕公著范鎮吕誨蘇軾及一時之賢者重為詆毀而安石不恤也

黜内侍四人

中丞劉摯論之也摯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别邪正而天地之和氣未應其故何也蓋元惡大憝猶有漏網前日之三四宦者是也王中正昨將兵二十萬由河東出界逗遛違詔坐失興靈會師之約精兵勁騎死

亡殆盡李憲于熙河生事濫用縣官財賦漁斂生民膏血興靈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永樂之圍又不赴援宋用臣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擅作威福侵陵官司石得一領皇城司縱遣伺者朝士都民若飛書朝上則暮入狴犴上下惴惴不敢自保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勢鋒熖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英氣足以鎮壓之不然其為禍豈減漢唐之宦者哉殿中侍御史林旦亦言其奸

詔並降官中正得一奉祠用臣監太平州稅務

以呂公著為右僕射

先是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堂吏日抱文書歷

諸廳白之故為長者得以專決同列盡難爭也司馬

光嘗懇蔡確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

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遂成故事

越明年公著言近以經筵講畢論語賜燕內出皇帝

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伏惟皇帝陛下仁哲之性

本出於天縱而復內稟慈訓日新典學令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爲君之要道輒于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要語共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惟取明白切于治道者庶便省覽或游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

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序宰臣之上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朝因赴都堂議

事

五月贈呂誨官

始劉摯言先帝舉天下任王安石士民指期以望太平呂誨獨以為不然屢有奏議其略曰安石居廟堂之上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誨坐是貶外未幾而沒其後安石造端興利四海困擾一如誨言誨可謂有先知之明矣陛下臨御以來凡臣子在前日輸忠獻策嘗有一言于朝者靡不褒用

而誨不幸既亡不見過于今日望賜贈恤録其諸孤范純仁亦以為言遂贈誨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差遣

六月授陳烈官

特授宣德郎致仕烈福州侯官人性介特篤于孝友力學不羣平居端嚴從學者數百人嘗與鄉薦黜於禮部自此不踐場屋或勉之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持誠文王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

賢豈無如伊尹者乎仁宗屢詔不起嘉祐中以近臣薦授州學教授方辭避閩福建提刑王陶奏烈以妻林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烈貪詐人也願賜削奪司馬光言臣不識烈不知其人果何如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節故舉烈以厲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于誠實雖有迂濶之行不合于中道猶為守節之士亦當保全之願委官覆實以明至公雖不行然世頗以矯偽譏之上即位喻陟為福建提刑薦

烈行義詒以烈名在仕版自仁祖嘗以學官命之而
棲遲衡門不起宜從其所尚故有是命未幾落致仕
授福州州學教授
禁科舉用字說
置春秋博士
令國子監長貳舉奏
竄呂惠卿
先是惠卿落職分司南京蘇州居住諫官王巖叟等

四人論列不已遂責授建寧軍節副本州安置蘇軾草制詞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呂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榮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善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有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

予發其積奸謫之輔郡尚期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
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
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已共期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
怒則反目而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
半天下奸贓狼籍横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
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
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追予踐阼之初首發安
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欺

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
苗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貶鄧綰

知徐州言者未已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
患他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
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同知范純仁亦
以為言上納之

詔言事務存大體

略曰先帝謂求法度務從寛厚而搢紳之間不能推原本意希旨掊尅安生邊事連起犴獄此羣言所以未息也救正風俗修振紀綱兹出大公葢不得已況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務存大體以示寛恩

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

從司馬光之請也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曰公正聰明可

備監司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曰練習法令能斷情讞應侍從以上歲舉二人從之

夏人來議疆事

初神宗于熙河路增置蘭州鄜延路增置塞門安疆米脂浮屠葭蘆五寨上即位夏國纔遣使賀登極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棄守

之議未決使人至見于延和殿輒妄奏曰神宗自知錯上起立怒久之内侍張茂則曰與押伴理會移時方退于是孫覺首議棄蘭州而司馬光謂此數寨者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可以守禦欲因天子繼統悉加毀撤歸其侵地劉摯謂供億戍守窮竭財力其最大者莫如蘭州不若捐一空城與之至于鄜延河東新置堡塞顧明詔大臣早有定計鄜延帥趙卨欲留塞門安遠二寨其餘或存或廢乞密降

付臣遵守呂陶謂實於邊防無分毫之益環慶安撫范純粹謂收復廢州略無所利乞令虜以所陷官吏丁夫悉歸朝廷而所削之地並從給賜范純仁之論亦然蘇轍謂增置州寨坐困中國願決計棄之王存謂夏國疆界終難久守王巖叟謂守之無所得棄之不足惜文彥博謂邊臣欺罔生事第恐不能持久却須自棄不若推恩賜予惟上官均孫路以為不如出兵積穀畫地而守前熙河機宜穆衍亦言蘭州棄則

熙河危熙河棄則關中搖動唐自失河湟吐蕃回鶻一有不順則警及國門逮今二十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今一旦委之恐滋後患詔除元係中國及西蕃舊地外候送到陷沒人口委邊臣賜給

先是太皇太后手詔賜呂大防范純仁略曰夏國自神宗升遐後遣使弔慰祭奠繼告國母喪進遺物令又復遣使入謝外示恭順然戎情狡獪未測其心如向者所得邊地雖建五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援棄

之則弱國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卿久任西寨久曉
邊情可條具奏聞大防以為不可棄純仁上對略曰
臣竊見夏國自朝廷用兵以來近漢之民頗失生業
並寨二百餘里不敢耕種其國上下之人皆欲講和
又自陛下臨御以來聖政鼎新凡有不便於民者悉
議蠲除每詔令一下民間歡呼鼓舞以至印賣傳播
謂之快活條貫此事即時聞于夷狄又邊土臣僚亦
多體朝廷意不縱侵擾以此夏國必謂朝廷待之異

於前時所以遣使入慰探朝廷之意朝廷待其初來之使禮意既厚是以接續肯來至于累次不失恭順今夏人又將到闕願選擇押伴臣僚使與推誠語論因而誇美聖政凡陛下好生惡殺舍己從人之意彼亦有所對答可測見願和之意則可令自作意度説與自用兵以來其有陷蕃官吏軍民見在西界若夏國盡將納與朝廷則朝廷乞將虜到生口賜給夏國所有邊上之事亦可因而陳請又曰若將所得邊地

換得臨蓄生靈不惟無損國威兼且和氣充塞陛下
聖德越超古今為中國無窮之利矣
八月復常法罷青苗錢
初同知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時司
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皆不
報光尋具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者蘇軾又繳奏乞
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封入於簾前爭曰不知是
何姦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改色却立不敢對青

苗錢遂罷不復散

罷成都茶場

九月司馬光薨

辛卯大饗明堂奉神宗祀

臨司馬光喪

光為政踰年病居其半每欲以身律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病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

益力貽書呂公著曰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以屬晦叔矣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太皇太后聞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明堂禮畢皆臨奠贈太師溫國公官親族十人謚文正表其墓曰精忠粹德

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必問光起居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勿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之民罷市畫其像印鬻之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

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二曰誠曰一君子謂軾知言又嘗論光語晁無咎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

冬十月改衍聖公為奉聖公

鴻臚卿孔宗翰奏言先臣孔子之後世襲封爵元差洒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熙寧中議者欲役錢寛剩遂減三十其看林戶只有三人昔慶歷中知兗州

梁適乞以廂庫代廟戶并裁減人數執政欲從適請獨范仲淹曰此與尋常利害不同仁義可息則此人可減遂已令乞裁酌施行尋詔令襲封專主祠事添助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差洒掃戶看林戶如舊人數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仍賜書置教授一員教孔氏子弟

紹聖三年溫益知兗州奏乞罷置教授

十一月詔監司分巡州縣二年編

十二月詔蘇軾傅堯俞等供職

軾為翰林學士撰試館職策題略曰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患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又稱漢文寛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不聞有督責過甚之失初軾與崇政說書程頤同在經筵軾喜戲諧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靳之左司諫朱光庭及御史賈易皆頤門人積不能平乃力攻軾光

庭言軾不識大體以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為之善志反以媮刻為議論獨稱漢文宣之全美不忠莫大焉乞正其罪詔軾放罪軾自辨甚力詔追放罪指揮中丞傅堯俞御史王巖叟呂陶諫官王覿相繼論列堯俞巖叟右光庭陶右軾惟覿之論頗得其平謂同異之因不足攻也陛下若悉攻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而朋黨之論起且學士命詞失當有罪無罪小事也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范純仁亦

言策題文意是指今日非譏諷祖宗不須彈奏軾抗章乞罷堯俞等並不供職遂有是命

邵伯溫曰哲宗即位宣仁同聽政羣賢畢集於朝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以程頤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為羽翼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而羽翼尤衆諸黨相攻擊不已頤多用古禮軾謂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或加玩侮故光庭易不平皆以謗訕言軾執政兩平之是

時既退元豐大臣於散地皆銜怨入骨陰伺間隙而
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惟呂大防秦人贛直無黨范
祖禹獨師司馬光不立黨至紹聖間以為元祐黨盡
竄之嶺外可哀也哉
起免役錢赴京
詔免役錢五路全留諸路留一半餘召人入便置場
和買物貨發赴元豐庫送納
是歲復茶鹽法許通商

江西河北解鹽許通商湖南鹽法福建茶鹽法並復舊先是王巖叟上言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鹽價增貴三倍願復如故又言慶歷六年臣寮擘畫鹽法一歲之間比舊數可增錢五十九萬餘貫利之所得可謂厚矣而神宗不以為意又言慶歷六年鹽稅歲額止一千九萬餘緡令若依元豐八年未推行榷法以前歲收鹽稅為額已自三十三萬緡矣又言財利得之易人心得之難又言江西湖南鹽法為害之深

請罷之

高麗王運卒

子堯立未幾病卒其叔父熙立尋改名顒

丁卯元祐二年春正月冊李乾順為夏國主

秉常死於去秋乾順繼立故有是命

程文禁用申韓釋氏

詔舉人並許用古今諸儒之說或出已見毋雜以申韓

釋氏考官勿於老莊列子出題先是蘇軾請科舉一切

如舊但所對經義兼註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從之

二月河北災遣使賑之

定選人改官員每歲百人

代州地震

三月罷營繕

以雨雪不時止天下營繕三年遣散兵匠

定內侍員

詔內侍省供奉官至黄門以百人為額
分畫西夏地界
宥州送到陷蕃人三百十八口詔鄜延經畧司候到
日該蘆米脂浮屠安疆四寨並特行給賜其餘不係
可還城寨地土各委官畫定界至開立壕堠
夏四月旱
授陳師道官
徐州人侍從合薦授本州教授遷太學博士言者謂

其當官私至宋謁蘇軾改教授頴州未幾罷居彭城
家益貧至累日不炊妻子慍見不恤也久之召為秘
書省正字適郊祀行禮寒甚妻以其衣無重綿假于
友婿趙挺之家問所從來妻以實告師道素惡挺之
之為人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初遊京師吏部侍郎傅堯俞聞其賢欲與相見先以
問秦觀觀曰是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傅堯俞曰非也
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我於陳君乎知其

貧甚因懷金欲餽之及睹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出

居都下逾年章惇欲一見之終不可得

復制科

解張舜民等言職

初李乾順既立遣起居郎劉奉世為奉册使舜民以

為夏人政亂權歸梁氏乾順存亡尚未可知未宜遽

加爵命緣大臣有欲優假奉世者大臣謂彥博也太

后以其語侵彥博且惡其有用兵之意罷舜民御史

左遷監登聞鼓院于是中丞傅堯俞右司諫朱光庭御史上官均皆言舜民不當罷乞還舊職右諫議梁燾及御史王巖叟韓川等七人並爭之燾至二十疏不從堯俞等因家居待罪詔宰執召赴都堂宣諭堯俞等不奉命復上疏極言之于是皆相繼罷言職燾出知潞州巖叟知齊州堯俞知陳州

初新法之行舜民上書云裕民所以窮民强內所以弱內闢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不當與小民爭

利可恥也時人壯之

五月阿里庫及夏人寇邊都監吳猛死之

六月罷開樂宴

侍講范祖禹上疏曰祥禫終即吉奢儉之端皆始於此臣以為珠璣金玉之飾錦綉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悦目者不宜有加于舊近聞奉宸庫已取珠子六十斤户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為不多矣願預為之防又言君子之於喪服以為至痛之極不得已而

除之若以開樂故時設宴則以除服而慶賀非不得已而除之意也惟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有詔寢罷

有星如瓜出文昌

復府界河陝路馬步軍

府界六指揮河東五指揮陝西十指揮河北十一指揮各以五百人為額先是樞密范純仁請罷畿内保甲右丞王存言令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

為國家根本長久之計且先帝為之已就緒無故廢之不可純仁與存同執政趨向多合而此議獨異葢不茍相比也

秋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

出張商英

商英為開封府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先帝陵土未乾奈何輕議變更又簡蘇軾曰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一巡其意欲作言事官也或以告呂

公著不悅故出商英為江東提刑

韓維罷

自門下侍郎出知鄧州維面奏范百禄所為不正及非理事十餘條簾中怒甚以為不公具章疏何異讒毀御史呂陶先嘗劾維挾勢徇私百禄至畫五服圖以進以其多用親戚作美官也詔分司南京左丞王存連章論救中書舍人曾肇不草制呂公著亦言維有人望並不從

八月賈易罷

由右司諫出知懷州自洛蜀黨分易言呂陶黨助蘇軾兄弟而文彥博主之語侵彥博及純仁太后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于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相顧而嘆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程頤罷

初頤嘗赴講會上瘡疹不御殿累日頤詣宰相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頤奏請問疾頤又往見諫議大夫孔文仲賀其與賈同官告以易攻陶數日矣今陶司諫之命已閣復下易畏義知耻必不要職欲文仲助易攻陶文仲奏其言且云臣居京師二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臺諫即來訪臣又以非意相干說

諭如此方陛下清明而頤乃鼓騰利口間諜羣臣紛紛擾擾無有定日縱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乃命同管勾西京國子監

文仲疏又言程頤乃五鬼之魁都下指為老鬼頭孫抃為小鬼尾呂公著諸子與事而小子希純尤甚其婿范祖禹外甥楊國寶引黄庭堅畢仲遊輩日夕聚論進退人物一言之出朝暮即應識者比之入關五鬼

頤在講筵嘗上疏曰臣本山野之人性稟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但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之所不及也但能日謹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可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廣髙世之

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行勿阻滯于近規勿迷惑于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常伯至于綴衣虎賁以為知恤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謂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

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止如是則能文宫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内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歴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全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導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之令主但恨輔導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嘿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

彌年積歳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

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足之論也古之生

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道以豫為先人之幼也

知慮未有所主便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

且常薫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

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

生于内衆言辨口鑠於外欲為純全不可得也故所

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又以為人主天資至靈自

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矣聖莫聖于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之乎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毁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幼冲之君閑邪拂違

之道可少懈乎又曰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擇臣寮家子弟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端謹頴悟者三人侍上左右所讀之書亦使之讀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賢善堂呈所習業講

官常加勸教使知畏憚方年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又曰令講讀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别官近差修國子監太學條例是亦兼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益愛惜人才不欲使之閒爾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人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政謂以誠化之也令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

則哀誠意之感人也告于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又曰竊以為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等得之于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覬得傳於後不虞天幸之至得

備講說於人主之側誠使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聽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偽願投誅殛是疏去年六月也

七年夏頤以服闋除直秘閣西京國子監上表辭署曰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食以求志不希利達以干時陛下詔起臣于草萊之中而授臣以講說

之職臣竊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茍能致人主以堯舜禹湯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時孰過于此臣於是幡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罪精竭慮方進沃心之論實覬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于先王不思道大則難容跡孤則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高名毀甚史册之名言如臣之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于上而欲為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覬幸志既乖

于仕道義當致於為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既終於喪制退休當遂於初心豈舍王哉忠戀之誠如結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監察御史董敦逸遂摘頤辭表中語上疏言頤狂賤迂踈妄自尊大肆為狂言至引孔孟伊周自比又自謂得儒者進退之義惑衆慢上無甚于此望寢新命頤亦累奏控免遂命勾管崇福宫頤即承領勅牒但稱疾不拜假滿百日竟以尋醫而歸

詔西邊嚴備

詔夏國政亂主幼失藩臣禮皆强臣齊約將之故其君民非有罪也興師討伐有所未忍諸路帥臣宜嚴兵自備如能洗心効順與之自新

復洮州

西蕃大酋領果莊棟戩別將也桀黠有謀所部兵鋭數為邊患熙寧中誘陷景思立先帝屢欲生致之至是聞朝廷罷兵又知夏人之怨失蘭州也遂合從寇

邊呂公著建議遣軍器監游師雄諭旨諸將便宜出

師時夏人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

駐常家山大城洮州以待師期師雄將先發以制之告

熙河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師雄曰此機

不可失倘不濟願爲首戮舜卿乃召將佐議三夕乃

從總管姚兕神諠請分兵兩路急裝輕齎並洮水而

進兕部洮西諠部洮東黎明至洮州城下旣築未就

一鼓破之斬千七百級奔溺者數千遂擒果莊及大

首領青伊結等九人捷奏范純仁請誅果莊塞上以謝邊人而議者欲致其子取河南故赦而不誅諫官王覿言果莊之子既不聽命則檻車致之闕下者將遂斬之耶獻之廟社而後赦之耶臣竊以為非計也莫若破檻車處之洮岷秦雍閒不惟示聖朝含容亦所以懷其死黨也不從果莊至闕下呂公著賀遣使告裕陵獻俘上御殿詰問聽招其子及部屬以自贖尋命為陪戎校尉

九月太皇太后御崇政殿受册

初有請后御文德殿服冠冕受册曾肇言天聖二年兩制議皇太后受册于崇政殿仁宗時詔於文德殿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臣謂太皇太后倘于此時於崇政殿受册則皇帝之孝愈彰太皇太后之德愈尊矣后欣然後數日執政奏事后諭曰性本好靜昨緣主上幼冲權聽政事葢非得已况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朝豈女主所當御

呂公著等曰陛下思慮精深非臣等所及

夏人寇邊

寇鎮戎軍尋遁去時西邊稍寧而近塞時苦寇掠樞密安燾謂為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取侮令朝廷每戒邊吏非舉國入寇不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然虜數犯邊亦未免病民雖僅保城壘適墮其計願復講攻擾之策如左氏所謂用三師以疲楚之意此計最上也

禁造箔金

冬十月更科舉法

進士分四場以經義詩賦論策通定去留高下新科明法增論語孝經經義分五場

四年夏詔進士不兼詩賦人許依舊法取應于本經外增治一經續禮部奏詩賦進士聽習一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論語及孟子義各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一首第三場論一道第四場子史時務策二道

經義進士並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周易書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其治左氏春秋者不得以公羊穀梁為中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第二場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餘如前並以四場通定高下去留不以人數多寡各取五分即零分及元額解一人者聽取文理優長之人

罷武臣換文法

命講讀官進故事

遇不講日輪具漢唐故事有益政體者二條進入蘇

頌等尋編類賜名邇英要覽

十二月賑饑窮

以大寒出禁錢十萬緡賜貧民明年又發京西穀五

十餘萬石賑糶

戊辰元祐三年春正月復廣惠倉

二月以豐稷為國子司業

稷為左司諫言楊王顥荆王頵嘗令成都路走馬承受官者造錦地衣仰惟二聖節儉樸素欲化天下而近奢侈僭靡至如此監察御史趙屼時與稷同進對謂稷曰聞君言使屼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此天下必太平不數日稷遷司業

詔文臣繫銜分左右

自朝議至金紫光禄進士為左餘人為右

明年冬又詔朝議大夫以下並分左右紹聖二年罷

之正議以上如故

崇寧四年又詔朝議中散正議光禄銀青光禄大夫分左右為兩資應轉者先右而後左

三月親試舉人

賜李常寧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增賜錢百萬酒五百壺為期集賞

夏人寇邊

德靖寨張誠敗之

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為左右僕射

三相制詞學士蘇軾所草也是夕軾對于内東門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曰有一事問内翰前年何官何以至此軾曰遭遇陛下與官家太皇曰不關老身及官家事軾曰豈大臣論薦耶太皇曰不關大臣事此事神宗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内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

內翰而上仙耳軾哭失聲太皇與上左右皆泣已而
命坐賜茶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
軾拜出
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二人公著許公
子也議者榮之
夏人寇邊塞門寨朱𧹞郝普等死之
五月寛奏讞法
詔奏讞不當者免按罪

六月嚴選用臺諫法

初太皇太后諭宰執曰近臺諫官多新進未更事所論不知大體近於求名詔自令司諫正言殿中監察可體祖宗故事以升朝官通判諸序及一年者為之

秋八月渠陽蠻寇邊

九月策制科

謝愃尋以紕繆罷之

冬十月廢渠陽軍

去秋改誠州為渠陽軍至是詔曰頃以荆湖諸蠻請

吏置城以撫之而希功者輙侵洞穴致生疑懼其罷

新創堡寨廢渠陽軍

五年冬湖北路奏渠陽軍蠻首楊晟秀請降復渠陽

寨為誠州補溪峒舊族楊氏之子昌達為刺史紹聖

元年九月議棄渠陽官吏罪集賢殿撰唐義問等並

黜為散官

邢恕罷

知汝州初太皇太后姪公繪上書太皇太后請尊禮
太妃為高氏異日之福太皇詰公繪誰為作此書公
繪對以起居舍人邢恕時恕方名試中書舍人因是
遂補外
復南北宣徽使
視簽書樞密院
議回河
令吏部侍郎范百禄給事中趙君錫相視初大河東流

元豐中小吳河決流遂北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其後朝廷用王令圖議將復大河故道詔李常視之常言不可役已興旋罷時元祐元年也尋又詔張問同令圖相度開孫村口河以分減水勢朝廷既從之後亦中輟二年令圖死王孝先代領都水亦欲開孫村減水河如令圖議太師文彦博以河為重事與中書侍郎吕大防樞密副使安燾從

而和之謂濁河流入界河久之必淤淺若河流尾直
注北界則河朔全失險阻無以禦戎故主其議同列莫
能奪惟范純仁堅執以為不可回中書舍人蘇轍見
右僕射呂公著乘間問曰公自觀智勇孰與先帝勢
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公著驚曰君何言歟
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
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
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與諸公不能因其舊而修

其永備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而其為責也重
矣左丞王存亦主新道之議竟莫奪也回河之議遂
興時河北運使兼外都水使者謝卿材亦言近歲河
流稍行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編召至政事堂會議
持論不屈忤大臣之意
十一月減蔭補恩
閏十二月太皇太后諭宰執曰本家恩澤亦當先議
裁省要自上始則均一矣已而下詔四分減一

損吏額

後省定吏額以范百禄蘇轍領之吕大防欲廢其半百禄曰失職者衆法必不行莫若以漸去自今犯罪及死者勿補大防不從會百禄出使轍專領其事吏有白中孚者告轍曰吏額不難定昔之流内銓令侍郎左選也事之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禄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令行重法

給重禄賕賂比舊為少則不望人多而幸於少者此吏額多少之實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令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乃具白宰相請據實立額遂自尚書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俱莫肯供再申乞牓示使知立額俟他日見闕不補非即令損也牓出文字即具大防得之喜以問三省吏莫能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精

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具以諸吏姦告大防深然之乃取其事致吏額房于都省召永壽領之一日内降畫可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尚書省中書侍郎劉摯曰録黄當送門下令封送何也吏言尚書以吏額事每卷入必經下本省已久令悞至此摯曰中書不知其第當如法令遂作録黄永壽見録黄愕曰兩省初不與今安得此即稟大防命兩省各選吏與其事以是語摯摯曰中書用法行録黄非省意與吏為道

地也今乃使吏就都省分功何耶他日大防又持奏
藳示摯曰省吏額事欲謹密而速故徑行下然未經
立法欲三省同奏作致仕官法摯曰此非其類也當
聚議明日大防復出奏稿示摯曰不可不爾摯諾之
其事遂罷以立額裁損吏員永壽積勞補官餘吏遷
轉有差于是外議洶洶臺諫交論以諭事在後省久
永壽攘去纔兩月而都司擅擬優例冒賞章數十上
永壽以贓刺配大防不懌未幾摯遷門下侍郎及臺

諫共攻大防大防稱病不出摯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曰此皆被減鼓怨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深究大防他日語人曰使上意不疑劉門下之力居多然而士大夫趨利者交鬭其間而朋黨之論起矣摯自除門下累請外不允久之始復視事

閏十二月范鎮卒

贈右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文忠公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

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

下

鎮始以詩賦為名進士及為館職侍從以文學稱雖

屢諫諍及論儲闈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秘莫盡知

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

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吕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

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

有為不義必畏鎮知之

元豐末鎮會葬永裕陵下蔡京謂鎮曰朝廷將起公矣鎮變色曰鎮以論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棄天下其可因以為利乎元祐初詔落致仕除侍讀赴闕鎮辭又降詔曰西伯善養二老歸來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强起無或憚勞朝廷之起鎮益欲授以門下侍郎鎮固不起又遺書問其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何用復出也

裁省冗費自宮掖始

三省言官俸比舊例以前雖減而公使日多治平支十十六萬緡今支七十五萬緡乞比舊制例裁減戶部亦請裁節浮費于是置局于戶部檢寶元慶歷嘉祐故事擇近臣共議仍詔諸班軍人依舊外餘並裁省戶部又言宮掖之費有司不得而見乞詔內侍省裁省禁中之費以報省司從之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三

宋　陳均　撰

哲宗皇帝 起己巳元祐四年止癸酉元祐八年

己巳元祐四年春正月罷回河及修减水河

范百禄趙君錫行視東北二河見東流髙北流下知河决不可回且奏回元豐以前未嘗有回河之説八年以後王孝先俞瑾乃敢妄議回河於是范純仁請罷之

二月呂公著薨臨其喪

贈申國公謚正獻公公著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苟便於國家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襮其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曰呂公著之于人才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守毅然不可動也上題其碑曰純誠厚德

初神宗朝有欲復肉刑者詔輔臣議公著曰後世禮教疏而刑獄繁肉辟不可遽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宰臣吳充議復圜土衆亦以為難行參政王珪欲取天府死囚試劓刖之公著曰不可刖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遂寢議

三月作渾天儀象七年六月成

晝有流星出東北

蘇軾罷

從所請自翰林學士知杭州旣踰月軾上疏曰臣以臂疾乞郡蒙恩差知杭州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臺官論劾甚多陛下庇臣不肯降出故許其去臣平生愚拙罪戾不少至于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夫君子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奪之語而爵位利祿葢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敝屣也人臣知此輕重然後可以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

為愛惜臣子恐其或有此事不免降出而不知臣之
無事空受誣譏給事中趙君錫亦言軾文追六經蹈
籍班馬中間為李定輩中傷幾蹈不測二聖臨朝首
加拔擢軾知無不言言之可行所補非一故士人畏
憚為之銷縮公論倚重隱如長城誠雄俊之寶臣也
今飄然去國實係邪正消長之機乞寢新除復寘禁
林侍經幄
夏五月竄蔡確李常等坐黜

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言朝廷牽復知鄧州蔡確觀文殿學士此則朝廷念舊推恩無負於確矣然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藏怨心實有負於朝廷昨夏中登車蓋亭十詩五涉譏訕而二篇尤甚上及君親忠憤所激須至冒瀆天聽確詩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嘆息思君俯碧灣此篇譏謗朝廷情理切害臣按唐郝處俊封甑山公上元初曾事高宗時高宗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

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隂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隂各有所主不相奪也昔魏文帝著令不許皇后臨朝陛下柰何欲傳位天后乎由是事沮臣竊以太皇太后垂簾盡用章獻故事不似前朝荒亂之政而確公肆譏謗形于篇什處今之世思古之人不思于他而思處俊此其意何也又云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束兩濵如帶溪流何足道沈沈蒼海會揚塵此篇稱沈沈蒼海會揚塵言海會有揚塵時人壽

幾何尤非佳語詒確開具因依仍令安州繳進元題詩本安州尋言確詩初題于碑及移鄧州行一驛復取碑去盡洗其詩以碑還公使庫確亦上疏條列自辨太皇怒甚貶確分司南京臺諫論確不已遂責授英州别駕新州安置呂大防劉摯等皆以確母老不欲令過嶺太后曰山可移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范純仁復留身揖左丞王存進説以為不宜置確死地不聽純仁退謂大防曰此路荆棘八十年矣奈

何開之吾曹正恐不免耳退又上䟽略曰陛下臨御以來庶政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氛薄翳道德醇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令以一蔡確煩朝廷行策潤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必生疑駭乞付師臣以下商量

常坐為御史中丞不言確為諫官所攻罷新除兵部尚書之命知鄧州彭汝礪坐營救確并不草確責詞出知徐州曾肇除給事中辭請外補從之命知潁州

坐吳安詩論肇不自救確教彭汝礪使言也邢恕倿
服闋日降官先自恕自襄州移河陽專諂確謀造定
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招康過河陽勸康作書稱確
以為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門
下作書如恕言蓋以康為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
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
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
詩燾遂與劉安世共請誅確確既竄恕服闋落職降

官監永州鹽倉康初欲從恕招邵雍之子伯温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温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為異日之悔公休康字也及臺論確恕罪亦命康分析康乃悔之

范純仁罷

知潁昌府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攻純仁黨蔡確太皇曰人言純仁黨確恐不然但所見偏繆耳

邵伯温論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搢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葢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能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各安其分足矣豈

可殺而絶之哉一吳處厚以前宰相詩為譏謗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愧其心可也朝廷當治確及其黨妄貪定策之功令同時執政各具立太子事使誣罔之迹曉然以詔天下後世罪其造謀者可也詩不當罪也嗚呼紹聖初亦賢者可以有為之時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奸邪一時輕躁險薄之徒皆進使宣仁被謗哲宗致疑離間骨肉禍患幾五十年不解卒致傾覆之亂悲夫

六月夏人來貢

初朝議以米脂等四寨與夏人權涇原經畧劉昌祚力陳不可以為夷狄無厭夏人素與西蕃不協令解仇結好往來不已其志豈淺異日請蘭州亦從之乎不報既而夏國宥州牒已送到陷沒人口尋有旨給四寨仍約以委官畫地界至是夏國遣使入貢樞密院擬答曰蘭州寨門兩處地前已明言毋復更請將來送永樂人口應歲久死亡與元報人數不同亦計

口支給賞絹仍將四寨約賜詔鄜延趙卨主分畫之

議熙河帥范育請先畫疆界後歸四寨卨不以為然

秋八月復修河司

范純仁既罷相都水監用其幹當公事李偉之言復

興河議云已開發孫村口故道通行請乘勢閉塞北

流乃置司差都水使者吳安持提舉外都水使者范

子竒同提舉而李偉為管勾回河等事范祖禹傅堯

俞力諫不聽

是役也梁燾劉安世初主東流之說復不堅王巖叟則終以東流為是

立縣令課績法

以德義有聞清謹素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為四善以獄訟無寃催科不擾水利興修為勸課之最屏除姦盜賑恤貧困為撫養之最分為三等及七事為上五事為中餘為下知通考察申監司類聚審覆

九月辛巳大饗明堂

冬十月權罷講

越月諫議大夫劉安世言前一月未有旨權罷講筵時近興龍節意謂將有燕饗是以暫輟邇英之幸用成慶禮令復半月別無故事亦非有大寒苦雪而講筵之臣不得望見清光臣固已疑之矣乃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臣竊謂陛下未納后未敢輒信近日傳者益衆頗有實狀臣忝備言職當諫其漸望為宗廟社稷大計清閑之燕即御經筵仍引近臣與之論

議前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聖
學無溺所愛而忘所戒
先是安世呼牙媪為嫂求乳母踰月無所得曰累日
内東門司要乳母十人令日方了安世不信媪具言
東門司指揮府司責軍令狀無漏泄任府司者適安
世故人亟以手簡問之非妄安世遂抗章論列他日
吕大防對太后諭曰劉安世有文字言禁中求乳母事
意則甚善但渠不知耳此亦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

二小公主尚飲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閤內寢處可說與安世令休入文字

給事中范祖禹亦上疏太后畧曰皇帝今年十四其實猶十三歲千金之家有十三歲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況於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材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其後章惇爲相上語惇曰元祐中太皇太后遣宮嬪在朕左右者

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使令頃之十人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詰之悖與蔡卞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指安世祖禹言為根二人遂得罪幾死

十二月修減水河

庚午元祐五年春正月録石介後以其子師中為郊社齋郎

二月文彦博致仕

元豐中王堯臣之子同老上其父所撰立英宗為皇子詔且言彦博與富弼等皆有議立儲功時彦博自大名移判河陽適入覲上問之對曰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者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功蓋琦功也上以發端為難是時仁宗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如丙吉霍光功不相掩也遂加彦博兩鎮節度使彦博辭不受劉摯王巖叟

在臺亦嘗申明韓琦立英宗之功踰三年莫有言者殿中侍御史賈易先以譏切彦博被逐至是韓忠彦執政因言彦博在元豐中録進立英宗本末多不可信且富弼治平中辭官表嘗云竊覩制詞叙臣在中書亦嘗議建儲以此推恩臣雖泛議建儲然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功深切明著如弼所言則何有彦博等堅請之事太皇乃出易疏宣示大臣叙琦定策本末甚詳忠彦即拜於簾前並摯巖叟三疏付實録院

于是彦博不安於位累章求去遂命彦博為開府儀同三司以兩鎮節度致仕彦博力辭只帶河東一鎮從之

夏四月詔經筵官留奏對

詔自今講讀官經筵退留二人奏對邇英殿

孫固薨臨其喪

時知樞密院賜其碑曰純亮

五月雨自去冬無雪至是始雨

六月夏人冦邊　質孤勝如二堡

秋八月解梁燾等職

初翰林承旨鄧伯温以母喪去終制去秋除吏部尚書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為中丞與左諫議劉安世右諫議朱光庭交章論之不聽改除燾權户部尚書安世右諫議朱光庭中書舍人光庭給事中並辭不受求去益堅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宫

中丞蘇轍及御史孫升言伏見梁燾朱光庭劉安世並從外補三人極言切諫者意在愛國尊君明至公大義于天下後世而已臣不量螻蟻之力冒瀆天聽至於再三與三人無異也令三人既去微臣豈能自安望罷言職少慰公議不報

時呂大防與中書侍郎劉摯建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后頗惑之蘇轍上疏略曰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

為政以三桓分涖三州彼此無怨江右遂安故晉史
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竊謂安之於諸桓亦用之
於外而已未嘗引之于内與之共政也臣願陛下謹
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擇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
正至于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則
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未幾復力陳
其不可略曰令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于
浮説乃欲招納已去之人與之共事謂之調停臣竊

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宗廟朝廷也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奏太后命宰執于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宰執從而和之自是兼用邪正之說稍息是年六月也

侍讀范百禄亦嘗上言乞分別邪正畧云自古所難

惟察言觀行考其事實凡導人主以質實使之虛中聽納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諂諛使之諱過拒諫則為奸邪導人主以德義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術數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尊宗廟敬祭祀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簡宗廟略神祇則為奸邪導人主以敦睦九族惠養耆老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疏薄骨肉棄老遺年則為姦邪導人主以恭儉清靜奉循典法則為公正導人主以驕侈放肆不顧舊章則為奸邪導人主以稼穡

艱難惠及鰥寡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輕鄙農事不恤
惸獨則為奸邪導人主以柔遠息兵則為公正導人
主以用兵攻戰則為奸邪導人主以原情審罰則為
公正導人主以峻法立威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安民
利衆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勞民動衆則為奸邪導人
主以進君子用善良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近小人用
惡德則為奸邪伏望特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
則邪正分而聰明無惑矣

九月復集賢院學士

紹聖二年改為集賢殿修撰直集賢院為直秘閣集賢校理為秘閣校理

冬十月罷修河司

時范祖禹除給事中愈力言回河之害知潁昌府范純仁亦馳奏謂河無可回之理呂大防堅主河議格之不行一日簾中忽宣諭純仁之言有理宜從其請又罷河役及蘇轍為御史中丞乃請併罷修河司流

竄李偉以正國法

辛未元祐六年春正月詔祠祭游幸毋用羔

開分水河

吴安持請播引漲水納之故道從之御史中丞蘇轍上疏畧曰大河行流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蓋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往事驗之皆東行至泰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而東向者天禧中河至泰山決而西行於今僅

八十年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至元豐中決於大河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道故道既行不久輙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下流河乃得安雖先帝天錫智勇喜立事功亦導使行不敢復塞兹實至當之舉也令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實痛之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朝廷應副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他公私所費猶不

在此令歲春夫共役一十萬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用七萬簽自河北只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令為分水之故添為兩河東西四岍内北流横添四十五埽使臣三十四員清河兵士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十六萬餘束其為耗蠹何可勝言簽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不可行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孫村河開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疵病北流則深州武强等患當講而不講建議分

水之人利在深州危急以顯北流可廢而東流當開其為不忠莫甚於此北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致則諱而不言深瀛恩冀去歲無害實由北流隄防稍立之功則指為分水之勞其為罔上衆所憤嘆令河上夫役不過二月半下手乞急差官前去定奪所貴大役之前早見可否不悮興役

越明年十月安持以河復東流賜章服其後元符中東流竟廢李偉卒以貶云

二月以劉摯為右僕射王巖叟簽書樞密院

巖叟面謝因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雜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否此乃深欲誤陛下者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之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退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引去不可不察願陛下用心于此太后曰會得

巖叟嘗從容勸上讀書上曰如何得入道深對曰要

入道深自有訣須將先帝之言一一着心承當便如先帝專為陛下說此事則承當得有力讀書方濟事其善者受之以為法不善者受之以為戒如此便如終日與先聖先師說話聖學日新矣

三月親試舉人

賜馬涓以下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罷賞花燕

先是呂大防以御試妨春燕請為賞花釣魚之會以

修故事詔用三月二十六日而連陰不解天氣作寒未有花意別擇四月上旬及將改朔寒益甚給事中朱光庭請罷燕大防意未然及對太后諭曰天意不順宜罷燕衆皆竦服他日王巖叟言昨見有旨罷賞花釣魚此事甚善人以陛下敬天意極懽悅令又入夏猶寒天意不順陛下皆不忽大是好事太后曰天道安敢忽巖叟曰自古人君常患上則忽天意下則忽人言令陛下乃上畏天意下畏人言此盛德之事

願常以此存心天下幸甚

復開寶通禮科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不及元奏分數吕大防等稱賀

六月夏人寇邊

時知熙州范育言朝廷昨詔本路與夏國分畫自定

西以北二十里與秦州隴諾堡界一抹取直及質孤

勝如堡外亦打量二十里本路再陳汝遮形勢及一

抹取直等處各乞隨本路利害分畫亦蒙許令與夏國商量然夏國自去年舉兵攻質孤勝如二堡及指隴諾取直等事以為翻異又云南朝真有訖和之意請勿再說及隴諾堡上取直及二堡之事其言詞簡慢不遜況無質孤勝如則金城必危無定西以北之地則定西必危金城危則熙州有奔衝之虞定西危則通遠有扼吭之患二州危則賊可攘臂於中河岷焉得而守也臣望朝廷無以今日之不用兵為可安

而深為異日慮奏至執政會議蘇轍曰令日欲議此事須先定用兵不用兵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可用朝廷頃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厯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為界此理最為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益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别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草地非所賜城寨蓋如

延州塞門義合石門吳堡蘭州諸城寨及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纔定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黽勉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草地更留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秦州隴諸堡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則此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然美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

人横來相加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三五年不得休將奈何乃定議不從有言明日面奏輙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不於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兩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大防曰朝廷指揮亦不到大段不直輙曰熙河帥臣輙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為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復引大兵來爭此否大防等皆言

令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皆曰俟其再請詰責未晚太后曰邊防妄生事宜早約束大防等乃聽退都堂行約束轍欲多為詰責語嚴叟曰當職官論列職事有何惡意強敵在境若重阻之教如何作事乃止增顯屬生事一句嚴叟主育議也

以梁燾為禮部尚書

燾奏疏太后言日灾之應主弱臣強下陵上險侵陽之謂也宜舉三務以銷之願陛下外飭政事以明主

道勸上進學以強君德早正中宮之位以為內助

是冬纛奏疏論用人略曰臣等累曾奏聞以謂邪正不可並用陛下深以為然是知邪正之必相攻也令並用矣臣等又謂邪人在外正人在內則可治陛下亦以為然是知邪人在內則害正也令邪人在內矣臣等又謂使邪人少正人多則可治陛下亦以為然是知邪人之多交相朋比損正人之道也令邪人多矣以在內衆多之邪人與寡少之正人並用勢自不

敵豈能久安而終無憂患乎奈何與前日之聖意不同耶有姦人移惑聖意也又曰有向來奸黨已用之人令復在要路者又有姦黨後進之人令在言路者又有奔競僥倖者雖素非姦而令日屈意以求助以濟其謀為自進之計陰相交通以白為黑以是為非者專欲惑亂聰明離間君臣傾害忠良不可不察也姦黨漸漸進用在衆人皆知而無一人為陛下言之忠耶不忠耶公耶私耶曲耶直耶

浙西水

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三十萬翰林學士承旨蘇軾極陳浙西水灾朝廷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給之侍御史賈易奏議考驗虛實於是詔本路具灾傷分數賑濟次第以聞有不實則治其尤者給事范祖禹封還錄黄曰唐大歷中霖雨損稼渭南令獨稱縣境不損後按實損三千餘頃代宗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

為南浦尉德宗貞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
賑恤帝曰聞所損未必即應優恤恐生奸欺贄上疏
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
遣使宣撫憲宗元和中南方旱饑遣使賑䘏將行帝
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唯賑百姓則不
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
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
何對曰按淮南浙東奏狀皆言水旱人多流亡求設

法捃撫其意自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葢御史欲為奸訣以惑上意耳帝曰卿言是也朕葢不思而言命運蠲其租賦此皆古之人君聞有災患惟恐不及於事之意也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闊略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戒一人則自令官司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易所言乞不施行從之

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

八月蘇軾罷

軾知潁州易知廬州先是易上䟽言右丞蘇轍厚貌深情險於山川詖言殄行甚於蛇豕其兄軾既立異行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先帝厭代軾乃作詩自慶曰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書於揚州上方僧寺後不自安又增以別詩二首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既而語諸人曰我寄人置田書報已成故作此詩且置田極小事何至野花啼鳥亦欣然

哉及作館職策題又形譏毁言者固嘗論之其作吕大防麻制尤更悖慢其辭曰民亦勞止庶臻康靖之期聞者為之股慄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為良法及陛下復行差役則以免役為便民其在杭州務以暴横之威決配稅户顔章兄弟皆是無罪之人令則漸蒙貸免專為姑息以干小人之譽如累年災傷不過一二分軾張大其言以為甚於熙寧七年之患又浚治西湖聞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鍤之類虐使捍

江廂卒築長堤於湖以事游觀監司畏之無敢觸其鋒者況敢檢按耶今既召還臧引貪利小人相與倡言必求外補非首相不可留伏望睿斷特行免斥疏奏簾前宣諭曰賈易排擊人太深須與責降呂大防對曰易誠過當今若早欲定疊不若併軾兩罷遂有是命

軾自辨云賈易等言臣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仙之意臣今省憶自有因依

是歲二月六日聞先帝遺詔于南京舉哀掛服了當適邐往常州五月初至揚州行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笑語其間有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个少官家臣實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又是時得請歸耕淮浙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記之以詩書之當塗僧舍臣若稍有他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

閏月夏人寇邊

寇麟州及神木等寨衆十五萬諸將不敢與戰蕃漢居民為所殺掠焚蕩廬舍驅虜畜產甚衆

九月定太學生員

上舍生一百人内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一千人越明年夏禮部言廣文館生員以一千四百人為額

策制科

得王普司馬槱二人

上清儲祥宮成
出内庫緡錢助邊
詔歲出五十萬緡赴元豐庫樁管助邊自後降賜不
一不復盡録
冬十月幸太學
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御敦化堂召
宰相親王以下賜坐三學生坐於東西廡國子祭酒
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賜稷三品服學官賜帛有差

或謂吕大防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吕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學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哉正恐惜費而止耳聞者乃服

建諸宫院小學

十一月劉摯罷

御史中丞鄭雍論摯威福自恣乞罷去以收主柄又

論王巖叟等三十人皆為摯黨殿中侍御史楊畏亦論摯父死于衡委而不葬章十餘上初邢恕謫官過京師以書抵摯摯荅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會排岍司茹東濟有求于摯不獲見其書陰錄以示雍畏二人方論摯得此乃釋其語上之曰俟休復者俟他日太后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游摯亦間與之接言者謂摯預交惇子為囊橐以覬後福二聖不悅摯亦求去甚力遂命除職出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繳

還摯麻詞光庭罷嚴叟梁燾等果救摯以畏言先入
不納然雍之攻摯人以為附左相呂大防云
傅堯俞薨臨其喪
時為中書侍郎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
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
激勇而温尤為難太后嘆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
不變金玉君子人也兩宫臨其喪哭之慟謚獻簡
行觀天歴

壬申元祐七年春正月

夏五月納皇后孟氏

故馬軍都虞候贈太尉元之孫女也太常修納后儀

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發冊奉迎尚宮導皇帝詣

福寧殿之大次日晡後后車入宣德門侍中奏中嚴

內侍轉奏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尚宮引

后出次詣殿庭之東西面立尚儀奏外辦請帝降坐

行禮尚宮引詣庭中之西東面揖后以入帝導后升

自西階入室各就榻前立尚食跪奏食具帝揖后皆坐尚食以饌進帝及后皆食三飯尚食以酒進帝后俱受爵飲尚食以饌從再飲如初三飲用巹如再飲尚儀跪奏禮畢帝后俱興尚宮請帝御常服尚寢請后釋禮服入幄次日以禮見太皇太后皇太后參皇太妃如宮中之儀

初太皇太后因輔臣進呈景祐時各故事遂問當時喪娶大臣不言何也神宗亦嘗問此不知何故王巖

叟具對以所聞于韓琦者太后曰固疑其有以也忠彥曰應是妃嬪中有驟進者太后曰此等寧識君臣事體巖叟曰須正后則事體自正太后曰亦嘗語皇帝選得賢后有內助之功此非細事巖叟曰內助則賴賢后其如正家須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謹之於始太后以巖叟言謂上曰正家須在皇帝如是者再巖叟退取歷代皇后事跡可以為法者編成一書號中宮懿範上之

未幾梁燾上疏請太皇太后還政略曰太皇太后擁
護聖躬夙夜不倦保佑之功永福宗社今來選正中
宮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當郊見天地天意人事上
下恊應惟是政機之繁久勞同聽歸斷人主不可過
時此陛下今日甚盛之舉也退託深宮頤神内典遠
光前古垂法萬世豈不美歟
是冬吏部侍郎彭汝礪亦上疏略曰皇帝以盛德履
位今八年矣内無過行外無過舉非太皇太后扶持

擁護何至于此然謙虛退託隱而未發於言也存所聞而無所問于事也有所知而無所命臣聞詩曰弗躬弗親庶民不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此言人君擅開闔予奪之權以制萬物之命而後能治其國家令其行則弗躬也其事則弗親也雖有至德民有所不信矣弗能問以盡其事弗能察以盡其物於是小人得以勿罔君子矣庶民不信則不能安民矣勿罔君子則不能知人矣夫人君之失不獨殘暴威虐馳騁

田獵而後為之憂不能知人不能安民其憂莫大焉
令則皆曰太皇太后無意於任天下且將還政臣謂
太皇太后還政非難俾皇帝不失其道為難其道無
他在教之知人安民而已臣願皇帝同御前殿特令
近臣及知州職司入對庶稍見人才察其邪正賢不
肖之實遂閒知天下之事三省進呈公事以發聽斷
俾日見之行事進選道德忠信之士置之左右前後
告其所已知規其所未至損其所有餘補其所不足

使一日專政則利害不能惑君子小人不能蔽以事
天地而饗以治萬物而安以承宗廟而固太皇太后
所以輔護皇帝者至此乃可謂全矣
城定遠
罷侍從轉對
從吏部尚書王存之言專責以朝夕論思之效也
六月寬淮浙積逋
先是知揚州蘇軾上疏略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

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于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户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其餘小民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篳門圭竇矣于是詔云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荒人民流移相屬令淮東始得一麥浙西未保收成應令淮東西兩浙路諸般欠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

特與權住催理一年内已有寛限者即依元降指揮

軾聞之即與吕大防書云頃者所論積欠蒙示諭已

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瘡痏也

以蘇頌為右僕射

秋七月復翰林侍讀學士

以翰林學士范祖禹為之祖禹嘗上帝學疏畧曰學

始於伏羲至於成王易詩書所稱聖人所述為萬世

法由漢以下其道不純故可稱者鮮自古以來治日

常少亂日常多者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方今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令人有寶器猶且愛惜之恐其傷闕况祖宗百三十有餘年全盛之天下可不務學以守之乎今臣所録八篇上起伏羲下訖神宗伏惟陛下憲道於三皇稽德於五帝軌儀于三代法象於祖宗集羣聖之所行體乾剛之不息則四海格於太和矣

時侍讀顧臨因進讀仁宗寶訓至鈔法事呂大防奏曰臣敢陳法本末仰祈陛下通知利害之詳國初輦運香藥茶帛犀象金錢等物赴陜西變易糧草歲計率不下二百四十萬自鈔法之行始許商賈於沿邊入中是錢糧草却於京師或解池請鹽赴沿邊出賣一則人户無科買之擾二則商旅無折閱之弊三則邊儲無不足之患四則省物無搬運之勞實於官司為利上因喜之王巖叟奏曰陛下宫中何以消日上

曰並無所好惟是好書巖叟曰大抵聖學要在專勤屏去他事則可以謂之專久而不倦則可以謂之勤如此天下幸甚

蠲綱船征稅

舊發運司主東南漕其法聽操舟者載私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為家時補其敝而周船夫之乏凡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自導洛司置官舟載客貨而綱船不許搭載比導洛司既廢然嚴立征

商之法制一切禁之故所過多滯舟敝人困即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知揚州蘇軾奏乞復故詔從之

八月王存罷

自吏部尚書出知大名府時在廷朋黨之論寖熾存入對首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之獄是也慶歷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為朋黨賴仁宗聖明不惑今日果有進此說

者望陛下察之由是與用事者不合遂補外

九月永興軍等州地震蘭州鎮戎軍環州

冬十月夏人寇邊

圍環州十日解去初知慶州章楶數遣輕兵出討斬獲甚衆楶策其必報乃取黠羌啗以厚利答而遣之若得罪而逸者因使事虜刺其舉兵所向即馳歸以告果知羌人將寇環州楶乃選精兵萬餘統以二驍將使營遠塞而授之策曰賊進一舍我退一舍彼必

謂我怯為自衛計不備吾邊壘乃銜枚由間道遶出其後或乘堡障或伏山谷伺間以擊其歸又以境外皆沙磧近城百里有牛圈所儲水足以飲人馬乃夜寘毒藥虜圍環州數日無所獲而歸所遣驍將祁可適屯師洪德城虜退識其母梁氏旗幟城中鼓譟而出馳突蹂躪虜大敗而去斬首千餘級獲牛馬槖駝鎧仗以萬計過牛圈飲其水且盡人馬被毒而奔迸蹂踐墮塹谷而死重傷而歸者不可勝計戎母幾不

得脫盡棄其供帳襜褕之物而逃前此邊上功狀多虛或以易為難或奪甲與乙廣張俘級習以為常滐獨覈實第勞無小欺儌倖者不悅頗有謗言滐弗恤也

十一月癸巳冬至郊復合祭

合祭之夕夜月澄爽雲物晏溫比還御樓肆赦終日和煦翼日風寒相屬時雪如期宰執侍從進詩御史請付史舘從之上之在太廟也內中朱車子十餘兩

爭道于乾明寺前有張紅蓋者鹵簿使蘇軾劾其不肅上亟遣人以疏白太后有旨申飭攸司嚴整仗衛上自太廟還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矣

先是詔集議合祭議臣謂不可者二十二人謂可者八人進呈呂大防言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定北郊之禮然未經親行令來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獨不設位恐亦未安今日宜勉行權制候將來定議北郊制度及太廟饗禮行之未晚遂

詔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嚴並祀之報
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
禮畢集官詳議
禮部尚書蘇軾尋上奏略曰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
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為冬至祀天于南郊陽時
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
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秋分夕月於西郊亦
可謂陰位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

不以為疑今祭地祇於圜丘而獨以為不可過矣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臣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親誅莽者也尚采用之三輔故事祭於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明皇天寶元年合祭天地于南郊則唐嘗合祭矣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葢以為周禮也自太祖受命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真宗以來三歲一郊此國朝之禮也今

所行皆非周禮而獨以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令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六月出師則夏至日何為不可祭乎臣曰舜一歲巡狩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恒山後世之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狩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則後世豈必能行周禮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

不與祭則攝位鄭氏之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則一歲可以再郊臣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令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國家三年一郊傾竭帑藏以賞軍猶恐不足若一年再賞國力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祭天又三年一祭地三年一郊已為疏濶若獨祭地而不祭天

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也議者必又曰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欲從周禮而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易方澤此周禮耶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天後地禮也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議者必又曰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示于方澤上不親郊而通權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謂山川在境内故遠望而祭也今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

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

按劉安世集云初詔議北郊典禮蘇軾主合祭之議從之者五人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親祠而通權火天子于禁中望拜俄而朝廷復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略云蘇軾謂合祭圜丘於禮爲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疏闊豈可因循

謬誤不加考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説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證臣等竊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為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

之類不知為一祭耶抑二祭耶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敝法聖朝寛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為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為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已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上以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豈勝幸甚方送同議官簽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難答時蘇轍為

門下侍郎遂因軾令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
上
越明年四月遂詔令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
施行
癸酉元祐八年春正月范祖禹上仁皇訓典
序略曰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
粹焉臣謹録天禧以來訖于嘉祐止十年之事凡三
百十有七篇為六卷名其書曰仁皇訓典以助睿覽

又奏云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雷止風和景氣清霽神祇響答福應尤甚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歡呼洋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以為聖人福至而益戒則能長饗其福譽美而副之以實則能永保其譽唯兢兢業業不自暇逸乃可以答天休衆之所欲因而從之乃可以副民望若一有滿假之意則今日之福乃他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實則今日之譽乃他日怨誹之

端也故臣願陛下既受天福又獲民譽益思戒謹惟勤修德修德之實惟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憂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垂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下誠能上應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

蔡確卒卒於新州

三月蘇頌罷

言者交論之遂命除職與宮觀楊畏先攻劉摯出之意謂必用蘇轍而朝廷乃相頌畏又與來之邵言頌留賈易謫命不下為稽詔命中丞李之純號長者為畏所劫亦上疏乞早行罷黜從之

夏五月董敦逸黄慶基罷

時並為監察御史言禮部尚書蘇軾為舍人時因行吕惠卿等制詞指斥先帝而其弟尚書右丞轍怙勢曲法相為肘腋當正典刑宰相吕大防曰先帝欲富

強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奉承太過事或失當二聖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捄改益理之當然真宗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宮觀以息民力皆因時施宜以補先朝闕政未聞當時以為謗先帝者也近來言官擊人多以謗先帝為辭非惟中傷正人亦欲摇動朝廷言極不善若不禁止久遠不便轍亦為其兄辨析撰呂惠卿謫詞初非譏訕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大防曰聞永樂之敗先帝至曰

兩府無一人能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先帝本意明矣
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大防曰皇帝聖明必能照
察遂出敦逸為湖北運判慶基為福建運判未幾改
敦逸知臨江軍慶基知南安軍
六月梁燾罷
時為尚書左丞以議邊事不合移疾求罷章累上
遣使封還仍問所以求去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篤
言不見聽而詢人才之可用者非臣所敢當也使者

再至乃奏陛下必欲知可用之人無過且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既而授醴泉觀使又四上章求補外尋出知潁昌府遣内侍賜茶藥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用范純仁矣

蘇軾等上陸贄奏議

是夏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彦若范祖禹顧臨上陸贄奏議疏畧曰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者方多傳于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

必皆從于已出伏見唐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在躬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私相告語以陛下聖明必善贄論欲稍加校正繕寫進呈

秋七月令陝西沿邊專行鐵錢

以范純仁為右僕射

時知潁昌府遣內侍齎詔賜之令乘驛赴闕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論純仁師事程頤闇狠不才於國無補不可復相侍御史楊畏亦攻純仁皆不報至是入對尋有是命純仁辭至六七不允又三遣中使促令就位既入謝太后宣諭曰相公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他日又曰公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垂簾時惟勸章獻盡母道及仁宗親政惟勸仁宗盡子道可謂

忠臣相公名望衆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

謝曰臣不肖何足以當勸奬委使之意然不敢不勉

八月兩京河北淮南水分遣使者往賑之

赦

九月太皇太后髙氏崩

先是太皇太后不豫吕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

彦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閣問聖體太皇諭曰今疾勢

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相官家為朝廷社

稷大防等欲退太后獨留純仁意欲有所屬也上令大防以下皆住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等試言九年間曾施私恩於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嘗以私恩及外家太后曰固然只為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大防曰近聞聖體尚安乞稍寬聖慮太后曰不然政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

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

冬十月上始親政

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祖禹疏畧曰陛下初攬庶政延見羣臣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不可不謹也太皇太后内定大策擁護陛下百姓呼舞未嘗有毫髮假族人不惟

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疏逺隔絶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一入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之望不以已意為喜怒賞罰至公無私焦勞刻苦凡皆為趙氏社稷宋家天下專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斥絶奸邪裁抑僥倖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

當陛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令不便者以萬數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人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人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留心照理察其是非有以此言惑聖聽者宜正其罪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

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則奸言繼進不已萬一
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此于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虧
陛下孝道必有以大失人心人心離于下天變見於
上陛下雖欲救之無及矣今乃小人乘間之時也此
等既上誤先帝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
破壞耶蘇軾先約祖禹皆上章論列軾章已就見祖
禹章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軾於朝廷文字失于過
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願附名止于臣下加一等

字

中書舍人呂陶亦言太皇太后保祐聖躬于今九年屏出凶邪故小人不能無憾偶一奸言熒惑聖聽謂陛下既親萬機則某人當復用某事當復行此安危治亂之機在陛下察之而已明肅之政間有短闕仁宗念其保護尚降詔書不容小人議論况太皇太后所行之政皆已便民所逐之臣各已當罪無可議論者乎

范祖禹懷不能已又上奏略曰自元豐以來時運艱
厄先帝蚤棄天下陛下嗣位幸賴先太皇太后以大
公至正為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
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
主亦與宰相議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政事可勑燕
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戎狄之情
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勞
力以為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間安靜無事已有

成功陛下但由此以持循之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

又曰陛下聖學稽古不必遠師前世之事唯是儀刑

仁宗法則使天下熙熙然至於凡昆蟲草木莫不各

安其生此則臣之至願也

召內侍劉援等十人

並為入內供奉官尋又以內侍劉惟簡梁從政為內

侍省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呂大防等進

呈上曰只為禁中闕人兼有近例蘇轍曰此事非謂

無例益為政之初先擢內臣故衆心驚疑耳劉奉世曰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曉上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廟取旨可也范祖禹言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皆由宦官同一軌轍益與亂同事未有不亡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熙寧元豐間內臣中李

憲王中正宋用臣者三人最為魁傑憲總兵熙河中正總兵河東其勢震動内外憲陳再舉之策以至永樂陷沒用臣興土木之役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只從寛典量加廢黜雖憲已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内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報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

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臣所以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外逐蔡確章惇吕惠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清肅内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宫禁清肅内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静臣歴觀近古内外安静蓋未有如今日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内臣指揮未到者别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内外之人稱頌聖德萬口一辭矣上曰卿所論朕已曉

祖禹曰陛下旣以爲然臣乞犒此章示執政且詰責之
上曰且留此朕欲再看又曰所召內臣朕豈有意任用
止欲各與差遣耳祖禹乃退
十一月楊畏入對
畏爲禮部侍郎首叛呂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
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對詢以
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即疏列章惇安燾呂惠卿
鄧温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以建

立法度之意乞召惇爲相上皆納焉

十二月復章惇呂惠卿王中正官

惇除資政殿學士惠卿復中大夫中正復遥郡團練使給事中吴安詩不書惇録黄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誥詞皆不聽

是歲河決内黄口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三